

# 實 用 修 辭 學

編 著 者 郭 步 陶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郭步陶著

世界書局

國立中央圖書館  
印行  
館收藏

實用修辭學

受入番號:	26063
受入日:	17.11.10
請求號碼:	920-9
中央研究院圖書館	





藝文商榷之學，古人謂之『詩文評』。四庫全書列入集部之末。檢其所有，自梁劉舍人文心雕龍至清鄭方坤五代詩話，凡六十餘種，又存目八十餘種。古人藝文商榷之作，雖不僅是，而其大要，備於此矣。劉舍人一書，論文章體製及工拙之事，精澁密切，實古人論文之作中之瑰寶。他作陳義多所偏狹，或傷猥雜，未能爲繼。自歐西語文之學，流入中土，新理緯繡，陳說稍衰。而專言修辭技術之書，乃大行於世。昔丹徒馬氏，據納氏文典，成文通一書，時人嘗詬其有削足就履之嫌。今近人專言修辭技術之書，實亦不能無譏議。蓋談藝者之緒理，歐人雖較中土爲明潔，爲賅備，然盡裂吾文以迎合他人之說，甚非指示後學之道。時彥著述，風尚『科學方法』，所謂『科學方法』，實驗一義，足以盡之。歐人言修辭之術，係精研其古今文章而後始獲得若干原則。今吾人不審其原則之所自，而倉卒以吾土文章比附之，其遠於『科學方法』也明甚。

27  
120  
8475  
2207  
039033  
5 5 8

愚嘗以爲近人下手著修辭學之書，必具有三事，乃能著功。

(一) 卽須具有實驗之精神。對於中國文藝，先下一番工夫，然後以冥求所得，與歐文修辭法則相參證。

(二) 必具有語文法之素養。以言修辭之技者，若無語文法之修養爲之基，則不免庸廓之敝。

(三) 修辭學著作之性質，既屬教科書或參考書類，則著者又必具有教學之經驗。否則或失之玄妙，或流於紛亂，徒擾學子而已。

今年春，吾校高中一年級有學子二十餘人來考，惟一生文卷有文理，愚大奇，問受何先生教，曰：『郭步陶先生。』因憶書篋中有世界版文法分析ABC一書，卽爲郭先生所著。文法分析，似非郭先生大文章，然先生於語文法之素養，不難於此窺得之。上述三事云云，求之近人之從事於修辭學之著作者，蓋不易得，郭先生則固一具有悠久歷史之中學漢文教師，而又於語文法有相當成績之著述者也。



最近，愚獲讀郭先生新著中國實用修辭學稿本，愚省非泛泛之作。畢其稿，知郭先生於古人藝文商榷之學，鑽研極精；稿中有專論劉舍人文心雕龍一章，採菁擷英，分條析縷，盡發前賢之祕。所舉修辭例式，亦皆憂憂獨造，不落時人抄襲歐文谿徑。是則撮古人修辭術之精義，而參證以新方法者也。題曰實驗，可信爲實錄。謹爲之序。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七日俞長源於務本女子中學校教室





# 目次

第一章 概要	一
第一節 詞與辭	一
第二節 品詞與修辭	二
第三節 修辭學之定義及其範圍	三
第二章 修辭現象之過程	五
第一節 總略	五
第二節 修辭之預備	六
一 去弊	七
二 儲詞	一三
三 辨句	一四
第三節 修辭之方法	一七
一 比較法	一七

二 化成法·····	三〇
三 表出法·····	四三
四 布置法·····	八〇
第四節 修辭之歸結·····	一三七
一 從心理之法則以分文體·····	一三八
二 由品格之異同以分文體·····	一五〇
第三章 中國古籍中之修辭學·····	一七二
第一節 文心雕龍述略·····	一七三
一 上編述略·····	一七三
二 下編述略·····	一八一
第二節 對於文心雕龍之研究·····	一九一
一 從文學方面研究·····	一九一
二 從修辭方面研究·····	一九四

第一章 概要

第一節 詞與辭

詞與辭，人多濫用，經史中亦多以辭爲詞；實則二字各有意義，於構成字體時已甚明顯。說文：「詞從司言，意內而言外也。」「辭從爾辛，爾猶理辜也。」段注：「詞與辛部之辭，其義迥別。辭者說也，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謂篇章也。詞者，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又荀子正名篇云：「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者也。」夫異實之名，卽名代動靜等類之詞也。然則辭乃聚合多詞而成之一具體也。如論語云：

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上列四句，分視之，則每字各爲一詞；如吾爲代名詞，身爲名詞，不爲副詞之類。合而言之，則統爲曾子自述之辭也。此詞與辭之區分也。

## 第二節 品詞與修辭

品詞者，以字爲單位，以語言爲研究之材料。故所研究之範圍，爲詞之性質與詞之關係。但使詞與詞之結合盡能合於規律，言者之意已無含混或足以使人誤會之處，斯即可謂能盡厥職矣。若夫修辭，則所取之研究材料，不僅語言，必進而求之文辭。所用以爲單位者，必集合而成之一字羣，而非僅單純之一字。故其所要求者乃在情感之濃厚，格局之優越；若僅文從字順，固猶未足以言稱職也。如：

(1) 豕人立而啼。

(2) 淚如雨下。

(3) 富貴於我如浮雲。



第一例如但言豕啼，第二例如但言淚下，均自可以成句。蓋豕淚爲主格，啼下爲動詞，於文法已無不合。惟描豕啼與淚下之情狀，未能盡致，讀去卽覺難以動人。今加「人立」「如雨」四字，則豕啼之怪狀，淚下之繁多，均可於言外得之。且人自人，豕自豕，淚自淚，雨自雨，本各不相涉；今取以相喻，則豕狀之可異，淚容之慘悽，便覺宛然在目，此乃修辭之作用也。第三例如改爲我不羨富貴，與原句之意亦正相等；但覺言詞質直，不能引起讀者興趣。今將主格之我字改爲副詞短語，而另以「如浮雲」三字曲繪其輕視之情況，於是使人發生一種超越人寰之遐想，此又修辭之作用也。

### 第三節 修辭學之定義及其範圍

修辭學者何？研究文辭之修飾，使增美善之學科也。修辭學亦曰文章學，文章二字本作彣彰，乃彣彰彰著之意。古人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春秋時鄭人對外，其致辭也，初草創，次修飾，次潤色，經多人之研究，然後見之使命。此蓋我國人注重修

辭之一端也。特列爲專科，視作一種學程，於古尙少聞見耳。不得已而求其類似，則堅白異同之辯，荀孟辯論之文，多有涉於文辭之範圍者。秦漢而後，如魏文之典論，論文等篇，應瑒之文質論，陸機之文賦等，亦於文辭多所證明。後逮於梁，劉舍人彥和，積十餘年之研求，乃有文心雕龍之傑作著成。殆可謂我國修辭學見於專書之起點矣。惜繼起無人，斯學日即消沈。今者有志文辭之士，徒知西文有 Rhetoric 之一名詞，而不知我國人於千數百年前早已啓其端矣。其可慨孰甚焉！



## 第二章 修辭現象之過程

### 第一節 總略

文章之爲用，乃將吾人確切之事實，與合理之思想，作爲基本材料，復用適當技術以傳布於羣衆者也。夫此基本材料所用之事實，是否確切，思想是否合理，須先經過一番研究。至以無形之意念，成爲有形之文辭，且所成之辭，復由簡單而繁曠，由陋劣而精細，又必有相當之審度。凡此研究也，審度也，卽所謂修辭經過之程限也。例如「車馬出遊」固吾人心目中所常有之事實也。水流甚速，龍行甚矯健，又吾人理想中所常有之觀念也。一旦出遊，見車行之速，馬行之矯健，忽動念以至於水龍。於是細爲考慮，用一如字以合併之，乃成車如流水馬如龍之妙句。是卽所謂修辭之巧術也。

以上所言，爲單辭隻語之關於修辭學者。推之全段全章之文，其理亦正相同。例如李後主詞云：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在此詞中，恨也，夢也，遊上苑也，車水馬龍也，花月春風也，皆李後主身經之事實也。而此事實，有愁恨，有夢幻，有歡樂，情景甚爲複雜。非清理而修整之，則李後主當時思想之真實狀況，必難完全布達。蓋李後主在作此詞時，富貴帝王，已爲過去之事實，一切歡場情事，徒爲夢魂中想像之痕迹而已。故開首卽以「多少恨」三字總提揭之，中間復以「還似舊時」四字點醒之。於是愈言歡樂，愈增悲恨，而全詞遂哀豔蒼涼，使人不忍卒讀。是又修辭之神妙作用也。基於上述二例以觀察，是修辭之過程，根據於事實，發動於思想，完成於辭語，而大部分則以技術爲準則，文章爲美術之一種，以此故也。

## 第二節 修辭之預備



文辭之根本成分，爲句中之各個單詞。故欲文辭優美，必先將詞語中之疵累除去，再益以美之材料，然後可躋於真美善之地位。茲將去弊、儲詞、辨句等重要預備工夫，分述如下：

### 一 去弊

文辭之最低限度，固僅在意義明白，詞語清楚，而不必有何特異之點；然亦不可有缺陷處，使人讀去或生反感。易言之，卽文辭中如有違反文章之根本條件者，乃弊害之大端也。夫所謂根本條件者，蓋所作詞語必合此條件而後可爲文辭也。惟定此條件之標準，或以文言，或以國語，前者屬於專門文學者之影響，後者屬於一般國人之影響，而有害於文辭之達意，則一也。茲擇述其重要之數端如下：

(一) 不适宜 文辭必根據於語言，而語言則時有變遷，地有異同。故善爲文者，必以其時適當之言文，傳述當境真確之意旨，而決不強古以合今，或違逆時代潮流

以立說。但初學爲文者，未明此旨，輒有屬於此類之弊端發現，故就所常見者，略舉數類如下：

(甲)古語今不通用者 古人之嘉言美詞，爲現代文人所通用者，固吾人所宜熟讀而詳味，以儲作臨文之用。惟古書中難讀之詞，或不易明瞭之古字，則宜求避免。又今古二字之界限，亦頗難定。如就文言立論，則現代淺近之文言卽爲今，古籍中深奧之詞語卽爲古。就國語立論，則普通國語之文卽爲今，詞意較深之文言卽爲古。綜合言之，則文言文中，勿強砌古書詞語，以貌爲蒼老；國語文中，勿參雜專門文學之言，以自詡宏富。蓋均有害於文辭之純正也。

(乙)妄改成語而流於濫造者 各國言文，由他語改造而成者，亦正有其前例。如英法等國之言文，其源泉乃來自希臘拉丁；日本之文字，乃根據於漢文而造成。但茲之所謂改造者，非屬此類。蓋淺學之人，偶憶成語，而又遺忘其一二，不加詳考，卽率用之，後乃以訛傳訛，直以似是而非之妄造語，認爲成語。如此，則於文辭之



純正，甚有妨礙矣。惟有一種誤句，以改者屬於聞人，且流傳已久，無人敢起而否認。例如「弋者何所慕」之慕字，本爲纂字之誤，然因誤用者出於名著之漢書，立詞家遂相用至今。此以正確之論理言，固覺不可爲訓；但以文家習慣律言，則與濫造亦自有間矣。

(丙)外國語與方言 今日世界大通，凡研究一種科學，皆不能拘守一國以自限。文辭學亦科學之一種，自不能違此定例。故今之爲文者，有時須借外國事實或科學，以相引證，則外國語之用在文辭中，自爲情理所難免。然而文辭之主要用處，不在作者而在閱者，文中雜有外國語，則未諳外國語者，卽不能閱讀。卽能勉強閱讀，而詞語雜累，亦覺繁難，而不能一目瞭然。故對於外國語，非真無適當譯語者，終以不雜用於國文中爲是。至於方言，僅爲一方之士語，其效力亦祇限於一方。如用於文辭中，則在此一方之人讀之，固覺津津有味；而異地之人觀之，卽有索解無從之苦。故文中如有須用白話之時，宜以國語爲限，而勿輕用方言，以自損其文章。

之價值。

(丁)粗鄙字與死字 現代文學，固當以適用於平民者爲相宜。然過於鄙陋，使人聞之不能入耳，閱之不免肉麻者，則與個人或社會之道德，均有損傷。舊小說中，如多妻鑑九尾龜等，多有此類詞語。欲文辭純潔者，切宜懸爲厲禁。否則一入歧途，作者方自以爲描寫盡致，而不知於無形中，已自損其文格矣。若夫文字，隨時代而改變，前文已略述及。茲再有言者，文字之所以有古今，乃文字適用不適用之問題，亦卽活文字與死文字區分之所在也。蓋適用者爲有生命之文字，不適用者卽已死之文字也。譬如三代之文字，至秦漢而後，已視爲古。唐宋之文字，至明清而已不盡相同。在此遞推遞演之中，以廢棄不用，而致失其生命之詞語，所在多有。例如在第一人稱中之台字，印字，朕字等，在獸類中之駝字，駝字，犊字，犖字等，卽其最淺近之一端也。爲文而不注意於死字，則晦澀難明之弊，必將難免也。

(二)不確當 上文所言不適宜，乃就與詞相關最切之時地所發生之影響以



立言也。茲再就詞之本身研究，則其意義所含之廣狹，臨文時亦有審慎之必要。蓋一有忽略，則文與意歧，所作詞語，非鄰於晦澀，即涉於暗昧，而將有不確當之流弊發生矣。略舉其例如下：

(甲) 同詞異義 中國文字，往往有一字包含數義，用時最宜注意。如：

予與友言：「各校今已盡放暑假。」

此一與字，可解作「向」，又可解作「及」。而作「向」解，則爲予一人之言，作「及」解，則爲予同友二人所共言。率然用之，聽者不知言者究用何義，或將發生誤會。此宜避去者一也。又同爲一詞，在上文作一義解，在下文又作一義解，淺學之人未能盡明，往往失去作者之本意。且此種錯誤，古書中亦常有之。倘不瞭解，讀書亦將發生許多障礙。例如：

(1) 既摺必盥，雖有執于朝，弗有盥矣。  
禮記 玉藻

(2)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論語 公治長

此二例中，上二有字，作有無之有解。下二有字，作又字解。蓋一謂雖有執于朝，不必又盟也。一謂有聞而未行，則惟恐又聞也。

(乙) 異詞同義 中國文中，又有一義可以用於數字者。欲求文辭真確，則宜前後一致，免使閱者或有疑義。如：

我於書店中遇錢君，其時方在買書，我向吾友言：「史學書何種最好？」

此處錢君與吾友，同是一人。但僅就文義言，似乎亦可解作兩人。如此，即難使言者之意，真確明白。此種弊病，不但今人易犯，即古書中亦往往見之。如：

(1)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孟子

公孫丑

(2)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論語 衛靈公

例(1)之士仕二字，同指一人，但士爲正字，仕爲假借耳。例(2)之位立二字，亦同一意義。言者之意，蓋謂臧文仲乃竊位之人，故彼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祿位也。



古文位立同字，故上用位而下用立。

## 二 儲詞

錢少之人欲錢多，非儲錢不可；胸中詞語不豐富之人，欲詞華瞻美，亦非儲詞不可。但儲詞云者，非勉強記憶成語之謂，蓋亦有積漸而致之方法焉。（甲）讀書讀文時，每遇一詞，必加研究。研究之後，不懂者求其懂；既懂則存儲於胸，且不時溫習，以使勿忘。（乙）作文時，須將已研究之詞，施之實用。或臨文時欲用何詞，而心有所惑，則於詞典中選擇之，以求適當。（丙）譯外國文。蓋翻譯時，詞句不明，必於詞典中搜求，搜求既多，則文詞自可日臻瞻美矣。

此外所應注意者，則運詞多少須得當。蓋應有處而不有，與不應有處而有，均非所宜。前者之弊為殘缺，後者之弊為重複與累贅。殘缺者，有意而不能自明，陳義而不能自圓其說。儼如人口舌機關不完備者。重複則說而又說，不免使人生厭；累贅則如



人之生有贅瘤，無益於正體，而徒多此無謂之枝節也。

### 三 辨句

(一)句之意義 句之爲言局也，謂言者之意已備見於此若干詞之局中也。故每一句，必完成一意思，亦必僅限於一句。換言之，卽幾個意思，必不可混在一句，而一個意思，亦不可分作幾句也。但在吾人構思運詞之際，或爲一個意思，或爲二個意思，有時頗難遽下斷語。在此情形中，吾人可以文字前後之關係，與作者情感之所屬而分別之。如：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若專從人習染之易上看，自可合二句爲一句。若就譬喻習染之各物看，則分作二句，亦無不可。又如：

積穀可以防饑，養兒可以防老。

若泛論兩種防備之事，則作爲二句可也。若以上下文關係，作者偏重於老之一層，而以積穀爲陪襯，則作一句讀亦可也。

(二)句之形式 (甲)句之長短。甚長之句，可節之使短，甚短之句，可增之使長。其關鍵全在附加詞之有無與多少。例如「我讀書」三字，可以成一短句。增益之爲「昨晨我在花園內讀我心愛的一本最有價值之書」二十字，仍祇爲一句。不過情節較爲複雜耳。本此以談，吾人欲述簡單之事，則用短句，欲傳複雜之情節，則用長句，固理之當然也。又所言在急促時，往往用短句。如「來！予與爾言」之類是。又文至須頓挫，或須凝鍊處，亦往往用短句。如：

(1)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2)罔亦稍密焉。

(3)用志不紛，乃凝於神。

例(1)(2)皆頓挫之句，例(3)則句之凝鍊者也。(乙)句之整散。句法整齊，兩句或數



句作成對偶，用得適當時，能使讀者易於成誦，且可引起讀者一種喜於誦讀之精神。惟是造句而過於求對，又易失於板滯，甚或至於硬湊，則反使人生厭矣。是故句之或整或散，宜聽之自然，不必故求對，亦不必故求不對也。（丙）句之緩急，句中有可分讀之處，或有終止之詞者，爲緩句。反之則爲急句。用急句之處多，則文字易爽勁，而其弊易流於操切。用緩句之處多，則文字易舒暢，而其弊易流於軟弱。故句之或緩或急，全視吾人之善於支配。（丁）句之輕重，句之主要部分爲重，其從屬部分，或在意義爲次要者爲輕。吾人造句，位置此重要部分者，約有三處：(1)在句首，(2)在句末，(3)在特異之處。試舉例以明之：

(1) 昨日遊半淞園。此句主要在「昨日」二字。言者之意，蓋謂遊半淞園者，非今日，非明日，乃昨日也。

(2) 昨日我遊之處爲半淞園。此句主要在句末「半淞園」三字。意謂昨日所遊者，非龍華，非靜安寺，

乃半淞園也。

(3) 半淞園，我曾於昨晚夢遊之矣。此句「半淞園」三字，特別注重，故置之句首，而略停頓，然後說出。



此等句法，其效力實較尋常爲大。

### 第三節 修辭之方法

修辭學固用以表現文章之美，但吾人日用尋常之言文，亦往往於不知不覺中，帶有修辭之意味。特習焉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耳。夫能由而不能知，則所用之文辭，乃如無意識之機械。一有困難，卽無以應付。且未能知，則文辭之如何爲美，如何非美，亦無從研究而獲益。爲吾人求滿知慾計，爰將修辭之方法，分類略述如次：

#### 一 比較法

僅將原有事物，加以說明。言者之意旨，有時不能完美而透闢。於是用其他相同之事物以伴說之，使益明白，是之謂比。或用不相同之事物以較量之，使所欲言之事物，更爲人所重視，是之謂較。兩者性質或有頗相類似之處，而用時則各有其方法。故

分言之曰比擬法，曰較量法。合言之，則統稱之曰比較法。試將兩法各舉一二例如下：

(一) 比擬法例

(1)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論語

顏淵

(2) 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者，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東方朔

上武帝書

(二) 較量法例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論語

雍也

(三) 比較法例

文莫吾猶人也。(比擬)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較量)

論語

述而

在比較法中，包有比擬與較量之二法，已如上述。顧此二法中，若細爲剖析，又各有方法多種，茲再分舉如下：

(一) 比擬法

(甲)明比 在不同類之事物中，明取其相似之點，以相比擬，而增益文辭之情趣者，曰明比。

(子)用如似若猶等字以指明者。

(例)

(1)湖上春來似畫圖。

白居易

春題湖上

(2)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

李白

聽蜀僧濬彈琴

(3)子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書 五子之歌

(4)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史記

老莊申韓列傳

(5)吾今見老子，其猶龍乎！

同上

(丑)不用如若等字，而比意自見者。

(例)

(1)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

李商隱

無題

(2)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

白居易

春題湖上



(寅)用名詞如形容詞，意舍比擬，而省去如若等字者。

(例)

(1)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白居易

長恨歌

(2)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詩

衛風

雲髻，謂其髻如雲也。花冠，謂其冠如花也。螓首，謂其首如螓也。蛾眉，謂其眉如蛾也。皆明比而省去如字。

(卯)用平行句相比，比意在上，正意在下者。

(例)

(1)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詩

蓼莪

(2)無田甫田，維莠騷騷；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詩

甫田

(3)雖有嘉肴，弗食弗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禮

學記

(4)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孟子

離婁

(5)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孟子

盡心上

(6)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孟子 告子上

(辰) 用平行句相比，比意在下，正意在上者。

(例)

(1)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正)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比)

詩

周南

(2) 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正) 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比) 孟子 萬章

(3) 人無有不善，(正) 水無有不下。(比) 孟子 告子

(巳) 非平行句，而以譬喻等字領起之。或詳說所比之意後，以一句揭出正意者。

(例)

(1)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論語 子罕

(2)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論語 子罕 (以上二例，係以譬如等字領起者。)

(3) 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喻意)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正意)

{孟子} {梁惠王}

(4)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喻意)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正意) {孟子} {公孫丑} (以上二例，係詳說所喻而後揭出正意者。)

(乙) 暗比 不明說出正意，而祇以他物相比擬。言者可盡情暢說，聞者可相喻於無言，其效用實較明比爲大。

(子) 用名詞以暗比者。

(例)

(1)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書} {湯誓} (時日暗比夏桀。)

(2)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論語} {微子} (鳳比孔子。)

(3) 罔亦稍密焉，要皆身無競競於當世之禁云。 {史記} (罔比法令。)



(4)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孟子〕 梁惠王  
(水火比虐政。)

(丑) 用形容詞以暗比者。

(例)

(1)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 盡心 (孽之言蘖也，暗比妾生之子，如木既伐而生枿也。)

(2) 平公沒，軍無秕政。  
〔國語〕 (秕字，暗比不良政治。)

(3)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  
〔詩〕 素冠 (棘葉少而體常露，暗比居喪者哀毀而骨立也。)

(4) 猗彼女桑。  
〔詩〕 七月 (中國舊習，男尊女卑，女字暗比桑樹之矮小。)

(寅) 用動詞以暗比者。

(例)

(1) 諸侯不下漁色。  
〔禮〕 (漁字，暗比貪色。)

(2) 是豢吳也夫！  
〔左傳哀公十一年〕 (豢字，暗比越準備報吳仇情形。)

(3) 天下溺，援之以道。孟子 離婁上（溺字暗比世人昏迷。）

(4) 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 告子上（寒字暗比小人之害

王。）

(卯) 含寓言之意者。

(例)

(1)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詩 魏風

此詩以碩鼠比暴君，以食黍比虐政，以樂土比有道之邦。乃託鼠以寄意，故類於寓言。

(2)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以鷓鴣比武庚，子比羣叔，室比王室。此章暗比之意，謂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敗王室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

此章暗比自己深憂王室，而預防發生禍患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此章暗比自己前時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尚未安集之故也。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音嘒嘒。

詩 豳風

此章暗比自己既已勞悴，王室又未安定，而多難乘之，故不能不作詩以喻王也。

此詩爲周公所作，乃託鳥言以暗喻成王，故亦可視爲寓言類之暗比法。

(丙)雜比 喻意非止一端，每與正意相雜而出，是曰雜比法。

(子)夾比者 喻意在兩端，而正意夾乎其中，曰夾比。

(例)

(1)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孟子

(2)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縣懸也）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



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辯治也) 墨子 法儀

例(1)首三句正比。次五句反比。中二句正意。末二句用比意點透正意。

例(2)首五句以百工比治天下。次三句入正意而反承之。末句正喻交結，而反

語以點明之。

(丑)連比者 連用數喻以說明一意者，曰連比。

(例)

(1)苗始其少也，胸胸(柔順貌)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盛貌)乎何其士也！至其盛也，由由(猶油油)乎茲免，(茲古滋字免通俛)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德矣。 管子 小問

(2)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

例(1)以苗少比孺子，以苗壯比士，以苗成比君子，以禾比君子之德，而正喻意

以次遞下。末句則其歸穴處。

例(2)前以大木比賢人，以匠人斲小木，比齊王暗於用賢。後以璞玉比國，以治玉比治國。而二段之本意，皆注重說明齊王不能用賢以自愛其國。

## (二) 較量法

(甲) 形襯之較量 在相類之事物中，取其不同之點，相爲較量，名曰形襯之較量。譬如同爲人類之行爲，將一惡行者，與一善行者，用在一處合看，則善行者被惡行者相形而反襯，其善處遂更彰明較著矣。

(例)

(1)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論語 陽貨

(2) 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昨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

顧炎武 郡縣論

(3) 往年在瀆濱，瀆人皆忘情。今來游瀆鄉，瀆人見我驚。

元結

喻瀆溪鄉舊游

(4) 秋官爲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爲樂飲，夜半不能休。豈知闔鄉獄，中有凍死囚！

白居易

歌舞



(5) 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白居易 議婚

(乙) 相反之較量 在一句或一段文字中，寓有兩相對之意，細味之則含有至理，是為相反之較量。

(例)

(1) 溫故而知新。  
論語 為政

(2)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中庸

(3) 今夫藥所以治病也，富貴之人，恆無病而服藥，故體不得其平，而疾病生。法所以已亂也，刻覈之吏，恆無狀而增法，故情不得平，而奸偽滋……且夫奔形以避影者，影益紛，揚聲以遏響者，響益烈。  
魏祥

雜說

(4) 子胥之忠，能怒錢塘之濤，而泊羅之水，不能為靈均起波。靈均豈以此貶忠哉？  
賀貽孫 曹娥叔

先雄兩孝女辨

(5)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老子

(6)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老子



(7)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

錢大昕

弈喻

(丙)遞上之較量 作文時有數層意思，先將淺者列在前面，以次遞上，最深者置在最後，是爲遞上之較量。

(例)

(1)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

(2)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大學

(3)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論語

雍也

(4)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

公孫丑下

(5)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孟子

梁

惠王下

(丁)遞下之較量 此與遞上較量適相反。蓋前者一層比一層高，此則一層比一層低，最低下者置於最末，故曰遞下之較量。

(例)

(1)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孟子} {盡心下}

(2) 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孟子} {萬章下}

(3)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論語} {季氏}

(4)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

可復錯也。  
{管子} {牧民}

(5)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

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司馬遷} {報任少卿書}

書

## 二 化成法

從思想變化而組成一特殊詞語者，曰化成法。在此法中，有本一人想像而虛擬一情況者，曰想像之化成法。有由一物聯想以及於他物者，曰聯想之化成法。

(一) 想像之化成法

化成法。  
(甲)擬人者 以無知覺感情之物，視如人類之有知覺有感情者，曰擬人之

(例)

(1)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使我以老，息我以死。  
莊子 大宗師

(2)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鏤鄒。」  
莊子 大宗師

(3)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李白 勞勞亭

(4)落花如有意，來去逐船流。  
儲光羲 江南曲

(5)桃花依舊笑春風。  
崔護 題都城南莊

(6)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韓愈 春雪

(7)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杜牧 贈別

(乙)呼語者 就作者意想所在之人或物，於文中呼出而告語之，如兩人之對語然，是爲呼語之化成法。

(例)



(1)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詩 小雅

(2)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 王風 黍離

(3)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詩 秦風 黃鳥

(4) 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 辛棄疾 祝英臺近

(5) 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 李清照 鳳凰臺憶吹簫

(6) 倩東君著力，繫住繁華！ 朱彝尊 春風嬈娜

(7) 黃昏院落，問誰猶有憑欄處？可堪杜宇空！只解聲聲催他春去。 程垓 南浦

(8) 倩疏林，你與我掛住斜暉！ 西廂 哭宴

(丙) 現在者 將非現在之事物，用寫生之筆寫出，使之儼如現在者，是爲現在之化成法。此法又分三種：

一曰：過去之現在 此法係將已往之事，敘來如在目前。歷史或詩歌中常常有之。

(1)沛公且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起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人之言，欲



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

史記 項羽本紀

(2) 楚相孫叔敖知其（指優孟）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貧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

史記

滑稽



列傳

(3)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夜月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杜甫 詠懷古蹟

(4)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隔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白居易 長恨歌

一曰：未來之現在 此法與過去之現在適相反。乃將未來之事，說得有實現之可能，使聽者易為感動也。

(例)

(1)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 梁惠王下

(2)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孟子 滕文公下

(3) 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鵝

我；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  
莊子 大宗師篇

(4) 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莊子 天地篇

三曰：意想之現在。此爲意想中虛擬之境地。無論爲過去，爲未來，而景象變幻，情態逼真，儼如卽在目前也。

(例)

(1)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  
楚辭 九章涉江篇

(2)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常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

應帝王篇

(3) 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櫺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闔巷掃花開，薄暮



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更問神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王維 桃花源行

(4) 忽聞海外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白居易 長恨歌

(5)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杜牧 赤壁

(丁) 誇大者 在文氣暢旺詞意奮興時，用較爲張大之語句以鋪張之，使讀者易爲感動，是爲誇大之化成法。

(例)

(1) 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左傳 僖公四年

(2) 誰謂河廣？會不容刀；誰謂宋遠？會不崇朝。詩 衛風

(3)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詩 小雅

(4)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臺，張樂乎轆轤之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旌，樹靈鼉之鼓。奏陶唐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合。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司馬相如 子虛賦

(5)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毘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戰鬥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司馬遷 報任少卿書

(6) 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杜牧 阿房宮賦

(7) 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李白 夢游天姥吟留

{別

(8) 腳著謝公履，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同上

(9)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



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

岑參

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

## (二) 聯想之化成法

(甲) 用物以概人者 不明言所欲言之人，但言所常用之物，使人聯想以及人，是爲用物概人之化成法。

(例)

(1)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詩 鄭風（青衿指士人。）

(2)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白居易 長恨歌（粉黛指宮人。）

(3) 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高適 詠史（布衣指寒士。）

(4)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杜甫 詩（冠蓋指大官。）

(乙) 用官骸以代人者 將所言及之人之一體，特提出之，以表明其人之情態或狀況，使人聯想而易曉者，是爲用官骸以代人之化成法。

(例)

(1) 君子不重傷，不捨二毛。

左傳 僖公二十二年（二毛謂半老之人。）

(2) 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孟子 梁惠王上（八口指家中之人。）

(3) 萬里馱黃金，蛾眉爲枯骨。常建 昭君墓（蛾眉謂美人，枯骨謂死人。）

(4)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 長信秋詞（玉顏班婕妤自謂。）

(5) 可能相望還相憶，莫遣楊花笑白頭。戴叔論 寄司空曙（白頭謂老人。）

(丙) 用地以概人者 將一人所居或所封之地，用於其所應處之地位，使人閱之，可聯想以及其人者，是爲用地概人之化成法。

(例)

(1) 北俯灑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蘇軾 超然臺記（淮陰謂韓信。）

(2) 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李白 與韓朝宗書（韓荆州謂韓朝宗。）

(3)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杜甫 秋興其三（五陵謂五陵之游俠。）

(4) 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魏徵 述懷（南越謂南越王。）

(5) 漢宮豈不死，異域獨傷沒。常建 昭君墓（漢宮謂昭君在漢宮，異域謂昭君往異域。）

(丁) 用別稱以概人物者 對於人或物，不直接言之，惟以別於物或人之稱



謂說出，使人自然聯想及於物或人者，是爲用別稱以概人物之化成法。

(例)

(1) 千乘萬騎西南行。

白居易

長恨歌（千乘，千乘之車也。萬騎，萬騎之馬也。）

(2) 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范仲淹

岳陽樓記（萬頃，萬頃之水也。）

(3) 滿座重聞皆掩泣，

白居易

琵琶行（滿座，謂滿座之人。）

(4)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白居易

問劉十九（一杯，謂一杯酒。）

(戊) 用人以概物者 凡稱一物，直舉其名以書，即無甚意味。若將創造此物之人舉出，使人聞之而聯想以及於其物，則較爲耐人玩索，是爲用人概物之化成法。

(例)

(1) 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本歸於黃老。

史記

老莊申韓列傳

(2)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漢書

司馬遷傳贊（黃老，謂黃帝、老子之學。）

(3) 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鏤鄒。」……

莊子

大宗師篇（鏤鄒，謂鏤鄒所鑄之劍也。）

(4) 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張祐  
何滿子（何滿子，本歌者名，後遂成舞曲名。）

(己) 用特名以概通名者。句中名詞，本可以普通事物言之者，若易以特別名稱，使人聯類而發生一種感想，則生動而有致，是爲用特名以概通名之化成法。

(例)

(1) 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  
孟子  
盡心上（舜之徒，謂

善人。跖之徒，謂惡人。）

(2) 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  
孟子  
公孫丑下（湯武，謂賢君。）

(3)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  
盡心上（文王，謂賢君。）

(4) 明朝紫書下，應問長卿才。  
錢起  
和萬年成少府寓直（長卿才，謂詩才如長卿也。）

(5) 蕭條人吏散，小謝有新詩。  
李嘉祐  
和都官苗員外秋夜寓直對兩簡諸知己（小謝有新詩，謂

員外之詩，不讓謝玄暉也。）

(庚) 用通名以概特名者。此類與上列（己）類適相反。所言之人，或爲面語，或係意中所專指，不必明言，而人自可以聯想以共喻，是爲用通名以概特名之化



成法。

(例)

(1)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 滕文公下（夫子指孟軻。）

(2) 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  
唐玄宗 經魯祭孔子而嘆之（夫子指孔丘。）

(3)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  
司空曙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故人指韓紳。）

(4) 感此懷故人，中宵勞夢想。  
孟浩然 夏日南亭懷辛大（故人指辛大。）

(5)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青門。  
杜甫 丹青引（將軍指曹霸。）

(6) 詔書五道出將軍，王維 老將行（將軍謂田廣明、趙充國、田順、范明友、韓增等五人。）

三 表出法

本一尋常意思，作者欲使人注意，特用奇特之詞句以表出之，是爲表出法。

(一) 屬於詞者。

(甲) 詞之選鍊 詞爲句中之分子，分子經過一番選鍊，則句自易於使人注

目。鍊詞方法，計有二類：

(子)從詞之本身著想者。詞之本義，並無改動。而選擇適宜，鍛鍊得當，自覺有異於尋常。此類方法，計有五種：

一曰：審優。同一意義之詞，任用其一，似乎於理均可通。但何字用去較優，非加以功夫，不能審定。

(例)

(1) 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孟子 離婁下(饜，飽也。但用飽字，則下文酒字即不相連屬矣。)

(2) 浩浩乎平沙無垠。李華 弔古戰場文(垠，際也。但易以際字，則與下文人字不諧，讀去聲調

即不響亮矣。)

(3)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杜甫 哀江頭(眸，眼也。皓，白也。齒，牙也。如易爲明眼白

牙，雖意思未嘗有異，而聲既不諧，句亦不能成文矣。)

二曰：疊用。形聲皆同之詞，或聲韻相類之詞，重疊用之，則聲調易諧，而詞

語易於圓潤。



(例)

(1)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詩} 周南

(2)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詩} 邶風

(3)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古詩十九首}

(4) 以閒爲自在，將壽補蹉跎。 {劉禹錫} 歲夜詠懷

三曰：綴字。於句中遇有傳寫神情之詞，特綴一二助詞以暢發之，則神態情形，益覺栩栩欲活。

(例)

(1) 野哉由也！ {論語} 子路

(2)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論語} 八佾

(3)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 離婁上

(4) 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論語} 先進

(5) 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孟子} 告子上

(6) 始舍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孟子 萬章上

四曰倒裝 一句中有重要之詞，依常法本可置之句中，或句末，今欲人注意，特倒提於前，以表示鄭重。

(例)

(1)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論語 述而

(2)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論語 衛靈公

(3)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虞；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史記 老莊申韓列傳

五曰重點 文中有重要之詞，恐讀者忽略讀過，或用他詞襯貼以點出之，或反覆重說以點醒之，均足使文章生色。

(例)

(1) 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



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 梁惠王上

(2) 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史記 平原君列傳

(丑) 將詞之本身加以變化者 句中各詞，若按步就班，照例布置，於文章常規，自無可議。惟欲出奇制勝，則須特闢蹊徑，以求變化。是蓋用詞之變例也。此類方法，計有七種：

一曰：名詞動用。

(例)

(1) 微禹，吾其魚乎！左傳 昭公元年

(2) 湯武身之也。孟子 盡心上

(3) 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歐陽修 瀧岡阡表 (挾於旁謂之劍，見曲禮鄭注)

- (4)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韓愈 原道
- (5) 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孟子 告子上
- 二曰：代詞動用。

(例)

- (1) 彼哉彼哉！ 論語 憲問（彼外言之詞也。）
- (2) 不至乎孩而始誰！ 莊子 天運篇（誰分別人也。）
- (3) 陳利兵而誰何。 賈誼 過秦論（誰何詰問來者爲誰爲何也。）

三曰：形容詞動用。

(例)

- (1)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論語 陽貨
- (2)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孟子 盡心上
- (3)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 國策
- (4)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 離婁下



(5) 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孟子》 告子上

#### 四曰：形容詞名用。

(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 梁惠王上

(2)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  
《孟子》 告子下

(3)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孟子》 告子上

(4)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 盡心上

#### 五曰：副詞名用。

(例)

(1)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 盡心下

(2) 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  
韓愈 進學解

(3)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史記》 商君傳

(4) 帶長鉞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楚辭》 涉江篇

昭昭，昏昏，茫茫，諾諾，諤諤，陸離，崔嵬，皆雙字副詞，而用於所有格代詞其字下，及後置介詞之字下，則均成爲名詞矣。

六曰：名詞副用。

(例)

(1) 豕人立而啼。

左傳

莊公九年

(2) 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倂。

孟子

萬章下

(3) 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

孟子

盡心上

(4)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

靈臺

七曰：副詞動用。

(例)

(1) 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

則可以囂囂矣。」

孟子

盡心上

(2) 心惛然恐不能須臾。

史記

刺客列傳



(3)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論語 述而

(4)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論語 八佾

(乙) 詞之省略 文辭明通後，第一步須求簡潔。換言之，即用字須力求減少，方可漸臻佳勝也。同一文辭，何以能以少字勝人多字？則省略之方尚焉。茲約舉文家所常用者如次：

(子) 省主格者 主格之省略理由，亦非一端。有因屬於通理，其事非限於一人，故從而省去者。有因蒙於上文，故省去，以免繁累者。有因情事急迫，不及詳說，或兩人對話，無須贅說者。各舉例一二如下。

(例)

(1)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論語 爲政

(2)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  
孟子 (以上二例，爲屬於通理之省略。)

(3)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孟子 盡心上

(4)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  
孟子 離婁下 (以上二例，爲蒙於

上文之省略。

(5) 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  
史記 項羽本紀

(6) 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史記 項羽本紀（以上二例，爲情事急迫之省略。）

(6) 坐。我明語子。  
孟子 公孫丑下

(8) 下取履。  
史記 留侯世家（以上爲兩人對語之省略。）

(丑) 省動詞者 動詞之省略，屬於自動詞者多，屬於他動詞者少。茲就所

習用者略舉如下：

(例)

(1)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左傳 成公二年

(2) 舜，人也。我，亦人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 離婁下

(3)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

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  
國策 燕策

此三例，皆用助詞也字，而省去動詞是字。

(4)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左傳 宣公四年

(5)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 學而

(6) 先帝不以臣卑鄙。諸葛亮 前出師表

此三例皆於補足語上，省一自動詞。若完成之當云：「謂乳爲穀，虎爲於菟。」餘可類推。

(寅) 省目的格 文字中之目的格，本不能省。但前置介詞下之目的格，有時可省。此類省法，已幾爲習慣語中所常見，特未經研究，則習焉不察耳。

(例)

(1)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 子罕

(2) 天子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曹植 籍田說

(3) 君子以爲猶告也。孟子 離婁上

(4)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孟子 離婁下

此四例均介詞下省一目的格之字。



省去。  
(卯)省參加部分者 句中參加部分，如副詞短語，或短語之一部分，有時

(例)

(1)匹夫見辱，拔劍而起。

蘇賦

留侯論

(2)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

第一例見辱，見辱於人也。第二例殘亡，爲人所殘亡也。爲刑戮，爲人所刑戮也。破滅，爲人所破滅也。(以上爲被動語氣中所省略者)

(3)富貴於我如浮雲。

杜甫

丹青引

(4)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

論語

先進

第三例富貴如浮雲，謂富貴之輕，如浮雲之輕也。第四例，季氏富於周公，謂季氏之富，勝於周公之富也。(以上爲比較句中之省略者)

(5)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

民哉？

孟子

萬章上

(6) 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晉語

以上二例，與字下均省一其字。

(7)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秦策

(8) 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齊策

第七例，今日韓魏孰與始強，謂今日之韓魏，與始時較，孰爲強也。第八例，救趙孰與勿救，謂救趙與勿救趙，孰爲有利也。此兩例省字甚多，文中用處頗廣，宜加注意。（以上爲較量句中省略者）

(二) 屬於句者 無論何人，作一篇文字，斷不能句句勝人，然亦不能無一勝人處。所謂勝人者，其句法組織，每多特異。此種特異之句，在文中最易引人注意。茲約舉其種類如下：

(甲) 警句 此類句，言簡而意精，他人千百語不能道其內蘊者，我以一二語直揭其精意，使人爲之驚嘆而折服。或意旨所在，恐有忽略，特爲標出，以使人注意。

皆其作用也。析而言之，其法約有數種：

(子) 精鍊之警句。

(例)

(1) 足被下光，故成景於上。首被上光，故成景於下。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

墨子 經

說下

(2) 選厲銳卒，慎無使顧。審行賞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無使生慮。

墨子

例一爲日光照人之景，人所常知，而卻不易達出。茲以寥寥數語，寫盡四面八方之景。例二將訓練守兵之要義，用研鍊之韻語寫出，故覺生動異常。

(丑) 矛盾之警句。

(例)

(1) 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

(2) 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則亂，在於湯武



則治，豈可謂命哉？

例一之忠不忠，賢不賢，例二之治亂，於字皆絕對相反；而合用之則有思想不到之真理，使人讀之，自然相悅以解。

(寅)排偶之警句。

(a)排句。

(1)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 離婁上

(2)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甍玉樹也。露葦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  
劉基 司馬季主論卜

例一用安宅正路等字，寫出仁義爲人之庸行，不可一日離。又用曠舍二字，見人之自棄其仁義，煞是可惜。會得此旨，自知此句之警策動人。例二將盛衰之景，彙在一處，使人知人世有無之端，原無定數。其警惕營求富貴人之意，已自躍

紙上。兩例皆句法排列相同，而字之音義不必相對精工，故爲排句。

(b) 偶句。

(1)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長橋臥波，朱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  
杜牧 阿房宮賦

(2) 豕突禽狂，其來莫當。雲沉鳥沒，其去倏忽。賦若凝脂，輒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鮮研。觸卽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烟。  
吳融 奠陸龜蒙文

(3)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王勃

滕王閣序

(4) 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鼎之遽衰……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

駱賓王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例一首四句，將秦始皇混一以後，縱心溢志寫盡。中四句，寫宮中橋梁道路之奇突。末四句，寫人情之冷暖。例二寫陸龜蒙文境之奇妙，例三寫滕王閣

風景，宛然如畫。例四首四句，寫武后之罪。中四句，寫討伐者之聲勢。末四句，寫不能不討之理由。上列四例，皆字句工整，音調響亮，與僅僅排比者不同，故曰偶句。

(乙)重句 作者意之所寄，情之所鍾，不知不覺，流露於言詞，至再至三，而不能已。所謂「長言詠歌」「語重心長」是也。此類句用法，亦有數種。茲爲分述如下：

(子)連用者。

(例)

(1)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 滕文公下

(2) 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 萬章上

(3) 乃喟然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史記 太史公自序

(4) 嗟乎嗟乎！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司馬遷 報任少卿書



(丑)間用者。

(a)重在首句者。

(例)

(1)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詩} 邶風

(2)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詩} 邶風

(b)重在末句者。

(例)

(1)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詩} 衛風

(2)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日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詩} 秦風

(c) 間句相重者。

(例)

(1)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詩 周南

(2)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

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詩 秦風

(d) 首尾相應者。

(例)

(1) 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特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

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史記 平原君虞卿列傳

(2) 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夫虞卿蹠屣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史記 范雎蔡澤列傳

(丙) 婉句 文辭之爲物，直言則索然意盡，婉言則耐人尋玩。故文家欲表特種情思，或欲使文章曲折有致，多用此法。

(子) 傳寫特別之情感者。

(例)

(1) 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諾，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



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孟子 滕文公上

②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

例一將孟子屬望齊王之真誠，曲曲傳出。例二將屈原忠君愛國之意，反覆詳說，使人讀去，自然爲之扼腕。

(丑)有所顧忌而不欲盡言者。

(例)

(1)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觀矣。

史記

封禪書

(2)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

史記

高祖功臣年表

例一之意，本謂神祠多而無效，但不欲直言，故以可觀二字微示其意。例二本謂當時文網密，故功臣多不免於刑戮，然恐觸當時朝廷之忌，故特於句中加

一少字，且語方出口，而又急急轉到功臣不自小心上，以自掩飾。其言詞婉轉之苦衷，蓋可於言外得之。

(寅)意已點到而不願盡言者。

(例)

(1) 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各有乎爾。孟子

盡心下

(2) 今僕不幸，早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司馬遷 報任安書

(3) 可以見士之欲垂名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歸有光 滄浪亭記

(4) 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蘇軾 留侯論

例一 孟子上承列聖之意，已在口邊。例二 太史公既受腐刑，則妻子自然絕望。例三上文已說出留名千古之事實。例四 子房行誼，已於上文詳說。故均以點到而不細說爲妙，倘經說盡，反覺乏味矣。

(卯)婉轉其詞以爲文章取勢者。

(例)

(1)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 公孫丑下

(2)諸侯之禮，我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孟子 滕文公上

(3)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史記 孔子世家贊

(4)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方孝孺 豫讓論

例一本言願見，例二本言嘗聞，例三本言鄉往，例四本言未忠，皆從對面反跌一句，方說出本意，乃覺言婉而有致。

(丁)問句 假爲問答，或特有一種問詞，以爲文章推波助瀾者。文史小說中，用者頗多，舉其習見者如後：

(子)僅有問語者。

(例)

(1)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 學而



(2) 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泣。予自束髮，讀書軒中。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歸有光 項脊軒志

(3)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王維 雜詩

(4) 自嗟名利客，擾擾在人間。何事長淮水，東流亦不閒？  
白居易 問淮水

(丑) 相爲問答者。

(例)

(1) 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  
孟子 滕文公下

(2) 闔廬使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勾踐殺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  
史記 吳太伯

世家

(3)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杜甫

送別

(4)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問)

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側。同是長干人，生小不相識。  
(答) 崔顥 長干曲

(寅) 虛擬之問答。

(例)

(1) 往應之曰：「紕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紕，則不得食，則將紕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孟子 告子下

(2) 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  
史記 孫子吳起列傳

例一往應之曰云云，答也。則將紕之乎？則將摟之乎？問也。然皆孟子教屋廬子之詞，非真有此問答也。例二奈何問也。君因謂武侯曰云云，答也。然皆其僕教公叔之計畫，非真有此言也。

(卯) 設疑之問答。

(例)

(1) 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孟子

滕文公上

(2) 音響一何悲？無乃杞梁妻。

古詩十九首

(3) 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嫫姚」。

杜甫

後出塞

例一之首二句，問也。第三句，答也。但均顏回設爲疑難以自解答之詞，非真問答也。例二，例三之問答，皆詩人自言其擬議之人物。故有「無乃」「恐是」等想像之詞。

(辰) 驚怪之疑問。

(例)

(1)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孟子

梁惠王

上

(2) 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孟子

盡心上

(3) 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史記

項羽本紀



(4) 輟箸歎曰：「何向者祝渡老人之芋香而甘也？」周容 芋老人傳

(巳) 無疑之反問。

(例)

(1)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仁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孟子 梁惠王上

(2)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 公孫丑上

(3) 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測。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史記 屈原賈生

列傳

(4) 故發憤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史記 秦楚之際月表

(戊) 歎句 文必虛實相生，乃能情文並茂。寫實在乎義理與事實，虛寫則在傳神寫生。歎句卽後者一類之作用也。

(子) 感嘆句。

(例)

(1) 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論語 子罕

(2) 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柳宗元 捕蛇者說

(3)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歸有光 項脊軒志

(4) 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歸有光 先妣事略

(丑) 贊嘆句。

(例)

(1)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論語 八佾

(2) 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孟子 滕文公上

(3) 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史記 吳太伯世家

(4) 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  
史記 信陵君列傳

(己) 冷句 着字不多，而意味雋永，使人聞之頓發深省者，是爲冷句。

(子) 正式之冷句。

(例)

(1)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會比予於是？ 孟子 公孫丑上

(2)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 離婁上

(3)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論語 子路

(4) 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 論語 陽貨

(丑) 滑稽之冷句。

(例)

(1) 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之禮葬之。……使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史記 滑稽列傳

(2) 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

史記 滑稽列傳



③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史記  
滑稽列傳

(庚)倒句 文似看山不喜平。平鋪直敘，則使人意興索然；倒提逆敘，則閱者爲之精神一振。此亦文家應注意之一端也。

(子)倒提者 將主要詞意倒裝於前，次乃詳說其所以然者，曰倒提句。

(例)

(1)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孟子 盡心下

(2)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  
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 盡心下

(3)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

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孟子 離婁下

(4)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孟子

離婁上

(丑)倒敘者 將序述之次序倒亂，使其文另有姿趣者，曰倒敘句。

(例)

(1)盡其心者，(第三層)知其性也。(第一層)知其性，則知天矣。(第二層) 孟子 盡心上

此例如順敘，當云：知性則知天，知天則可謂能盡其心矣。

(2)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第三層)豈以仁義爲不美也。(第一層)其心曰：「是何足與言

仁義也云爾。」(第二層) 孟子 公孫丑下

此例如順敘，當謂：「齊人豈不以仁義爲美？特以齊王無此知識，故不與之言耳。」

(3)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第一層)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第三層)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第二層) 孟子 盡心上

此例如順敘，當言：「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4) 故子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第一層）而爲之記。（第三層）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第二層）

此例如順敘，當言：「故子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欲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乃爲之記。」

（辛）負句 文辭中非言正面，而有否定之意者，曰負句。

（子）純負句 僅言事之未行，或理之否認，而非有他意混雜其中者，曰純負句。

（例）

(1) 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  
孟子 公孫丑下

(2)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孟子 公孫丑下

(3) 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  
孟子 滕文公下

(4)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  
孟子 告子下

（丑）半負句 有等辭句，表面雖爲否定，而合之上下文，則有一部分變化，



或完全盡變者，曰半負句。

(例)

(1)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論語 學而

(2) 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孟子 萬章下

(3) 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  
孟子 萬章下

此例中之不若是，雖爲否定語，然尙爲心中想像之詞，非有否定之事實也，故亦爲半負句。

(4)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孟子 離婁下

(寅) 雙負句 一句中有兩否定之詞者，曰雙負句。此類句或以表示堅決之意，或由兩否定詞變爲一肯定詞。如何運用，一任行文之便。

(例)

(1)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 離婁上

(2) 取非其招不往也。  
孟子 滕文公下

(3) 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柳宗元 愚溪詩序

(4) 畏棄壁，則莫如弗予。王世貞 蒲相如完璧歸趙論

(以上爲表堅決之意者。)

(5)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 小雅

(6)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 大雅

(7)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孟子 公孫丑下

(8) 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司馬遷 報任

少卿書

(以上爲兩否定詞變爲一肯定詞者。)

(王)省略 詞有省略，前已述及。茲再將句之省略者，略說如下：

(子)省在段末者。

(例)

(1)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孟子 梁惠王上

②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孟

子  
公孫丑上

③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孟子

離婁下

④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

離婁下

例一之河東凶亦然，謂河東凶亦如河內之移民移粟也。例二之惟此時爲然，謂萬乘之國，行仁政，惟在此時，民乃悅之如解倒懸也。例三之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謂禹稷當亂世，亦能樂顏子之樂；顏子當平世，亦能三過其門而不入也。例四之如舜而已矣，謂如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

(丑)省在文中者。

(例)



(1)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孟子 告子上

(2)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

孟子 萬章下

(3)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

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孟

{子 萬章下

(4)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孟

{子 離婁下

例一之惟耳亦然，謂耳之於聲有同者也。……惟目亦然，謂目之於色有同者也。……例二之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謂非惟百乘之家，交友以德不可以有挾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謂雖小國之君，亦有不挾貴以友賢者。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謂非惟小國之君，交友以德不可以有挾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謂雖大國之君，亦有不挾貴以友賢者。然終於此而已矣，謂終於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而已。例三之受地視侯，謂所受之地，等於侯爵之方百里也。大夫受地視伯，謂大夫所受之地，等於伯爵之方七十里也。元士受地視子男，謂元士所受之地，等於子男之方五十里也。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謂下士之祿，同於百畝之



所獲也。中士倍下士，謂中士之祿，同於二百畝之所獲也。上士倍中士，謂上士之祿，同於四百畝之所獲也。大夫倍上士，謂大夫之祿，同於八百畝之所獲也。卿祿四大夫，謂卿之祿，同於三千二百畝之所獲也。君十卿祿，謂君之祿，同於三萬二千畝之所獲也。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謂庶人在官者之祿，同於上中次下農夫所糞之田之等差也。例四之今若此，謂今全國之人無與良人立談者，而良人乃至墾間乞食，以自稱醉飽也。

#### 四 布置法

修辭之過程，既有譬喻化成表出三法，辭句之組織變化，已可有相當之美善。但質點雖良，位置一有失宜，亦必爲之減色。譬如珍貴物品，雜亂陳列，殊無美觀之可言也。茲就文家所常用之布置法，略述如次：

(一)起結 文之起處，爲一篇發動之起點，結處爲一篇之歸穴，善觀文者，每於



此等處注意。故首提出研究之。

(甲)起法。

(子)敘起 首敘事之緣起，次乃言其意之欲言也。

(例)

(1)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敘事)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議論) 孟子 公孫丑下

(2)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敘事)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

曰管仲。(議論) 蘇洵 管仲論

(丑)直起 開端即將正意直說，不用他語襯托或虛冒者。

(例)

(1)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直說題意)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

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說明藐之所以然）

孟子 盡心下

（2）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者，十之七。（直說題意）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道中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說明過惡之分）

方苞 原過

（寅）原起 說明題之起源，使閱者易於了解也。

（列）

（1）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說明明堂之所由起）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孟子 梁惠王下

（2）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倍於天下之人。（說明人君之所由起）夫以千萬倍之勤，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

黃

宗義 原君

（卯）逆起 將題意倒提於前，後乃說明其正意者。



(例)

(1)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孟

子 梁惠王下

(2) 諸葛豐之於堪，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與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  
司馬光 論漢元帝黜諸葛豐貶周堪

例一欲說齊王用人不慎，乃先說王無親臣，欲說王無親臣，先就世臣陪起親臣，欲就世臣陪起親臣，先就喬木跌重世臣，欲即喬木跌重世臣，乃先提出故國來，將許多層折，用一筆倒提而出，故爲逆起。例二，題之本意爲論漢元帝之黜諸葛豐貶堪，文乃倒從諸葛豐之罪說起，故爲逆起。

山格。

(例)

(辰) 論起 開端即將題之正面，直截了當下一斷語，後乃詳說。亦曰開門見

(1) 民事不可緩也。(一篇主腦一語道破)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孟子 滕文公上

(2)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一語擒題筆力老橫)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

朱彝尊

游晉祠記

(已) 冒起 將全篇之意，憑空論列以籠照之，後乃漸次入題。

(例)

(1) 仁則榮，不仁則辱。(統論仁不仁之因果)今惡辱而居不仁，(入題)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孟子 公孫丑上

(2)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讎起而難平。(總冒全篇)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有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入題)

蘇

賦 三國論

(午) 翻起 翻空而入，高唱入雲。此種起法，最能警策動人。

(例)

(1)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借端跌入真有天外飛來之妙）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孟子 公孫丑上

(2)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飛舞而入）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 告子上

(未) 襯起 用與題相類之物，將理說透，則本題之理蘊爲所襯托而益明。  
(例)

(1) 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以桐梓襯身）孟子 告子上

(2)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於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於舊者之無敵。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以新襯舊）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盃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鬪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密所製，至或下勞僣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楮捲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盃，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於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盃，爭視之。萬曆密一器，



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於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以器襯人）  
朱彝尊 感舊集序

（乙）結法。

（子）點結 全篇曲折盤旋，不將題意說明，至末乃以數語或一語點出之。

（例）

（1）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

魚我所欲章

此章首言舍生取義，次言生死均暗含一心字。次跌出心字，又重言貴能保守此心。次分數層說出失心之原故，末乃明點一失字，而全文遂以收結。

（2）予窮於世久矣，將往游焉，考始末而爲之記。

管同

餓鄉記

此文全篇皆是寓言，正意在予窮於世四字，末乃點出。

（丑）斷結 全篇推波助瀾，至末乃以正論結之。

（例）

（1）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謂識大義者也。

侯方域

王猛論



此文首段已將識大義三字提出，次乃說明王猛所處時勢及其心事，末乃以真能識大義斷定之。

(2) 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張未 李郭論

此文首提總論，次借事引入題，次說明李郭優劣之證據及理由，末乃就李郭事而歸結到爲人處世之正論。

(寅) 反結 文之意義已發揮盡致，末乃以反筆掉轉之，則題神更覺圓滿。

(1)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

梁惠王下

此節事實，本爲臧倉沮孟子。末乃歸之於天以反結之，文遂奕奕有神。

(2) 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

仲者，何以死哉？  
蘇洵 管仲論

此文主旨，本責管仲死時不能薦賢。末乃說薦賢之重要，而以一句反掉之，遂覺冷雋而有神。

(卯)推結 題之本意已完，復推論他事以廣題量，則收結全文，意更深遠。

(例)

(1)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姚鼐 李斯論

此文本言李斯舍所學以害秦。結處乃借斯而推及一切逢君之惡以亡人國者。

(2)儒者之言曰：「立志以帥氣。」夫氣也，何以必待於帥之哉？世之隱足以賊吾氣者甚衆；而人之生也，資非大賢，清明之氣，受於天者無多，入世以後，污濁橫流，浸漬衍溢，不能固存其清明之體。則日漸隨波逐流，沒身而已，安望其能自樹立也？吾故論范公之爲人而及此。士之有志者，可以省矣。  
黃永年

范文正公論

此文本言范文正公志氣足以師表百世。末因目擊當時（清乾隆年間）



士風墮落，故借文正以痛切論之。

(辰)補結 無論說理或記事之文，其有在前不便說明者，至收結處補出之，亦頗醒目。

(例)

(1)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孟子 告子下

此章兩人問答，均渾渾虛虛寫。至其所以然之故，末段補出，遂即收結。(此是補理者)

(2)然而石汀傳矣。石汀長身瘦軀，結喉，面窄而微黔，著短幘，形如方屋。己丑正月，(清順治六年)石汀子詩獄起，在獄中挾史記一編日夜讀，旁若無人者。羣獄囚相顧嚇曰：「囚何得讀書？」石汀怒且嘗，益疾讀不止。俞綬云。  
陳維崧 石汀子詩序

此文本序石汀子之詩，末乃將其在獄時瑣事補出，益使人感歎不盡。(此是補事者)

(巳)襯結 題意已完，別用與題相類之事陪襯之，然後將題結束。



(例)

(1) 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汚，不可得見。方山子儻見之與。蘇軾 方山子傳

以光黃間異人烘托方山子，實乃極寫方山子異人之處也。

(2) 余丹縣尚竹寺楊氏女，與母同居，事母孝。母死不字，入山採黃精食之，體輕能飛，往來樹間。父老猶及見之，後莫知所終。其事固與廖氏類歟！彭端淑 廖氏傳

此傳本寫廖氏遇張獻忠之亂，苦守四十年，始偕母老死。末以楊氏事陪襯點綴，亦史家寄傳之一法也。

(午) 陡結 文勢方在暢茂時，忽然一句勒住，即爲結束，頗足顯出筆力。

(例)

(1)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

民父母。孟子 梁惠王下

此段上述三層，均由上文慎字而來。第三層跌重一句，其神已注在末句，故末句一結，便覺筆力千鈞。

(2)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孟子 公孫丑上

此章末段，結明反手致王不同文王之難。先順行，後逆勒。順行處寫得暢旺，逆勒處遂益覺有力。

(未) 歎結 對於所論之人物或事理，意有所感，爰於收結處，低徊詠歎，以寄意焉。

(例)

(1) 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擠而之去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



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歐陽修 蘇氏文集序（蘇舜欽字子美）

此段首言子美之去非其罪，次言同去者多復用，末乃落到子美之死，使人感歎不盡。（此例感人）

②定既居憂，以前軒爲廬，以望半閣，如逮事先考焉。每拾級以升，恍然見先考瘦削之容，舉手戰慄之狀也。愴然聞先考吐詞訥澀，不克和調之聲也。憂除，乃復讀書家塾，圃生蓼菴，而竹亦凋殘矣。近則士之從游於塾者，日浸成羣，諸子弟亦皆翹翹勃興於學。事親之歡畢，而相導秀髻，開牖學子之樂興。自古及今，盛衰聚散，大抵皆然。而少壯者忽不覺老且死矣，可歎也！

吳定 半閣記

此段將盛衰聚散之事，以次臚列，末以感歎語結之，遂有無限低徊之致。（此例感事）

（丙）起與結 起結各法，上述已大致略備。但起結二字，非有確定之界限，以一篇言，有起有結。以一段言，亦有起有結。而起與結，且時相照應。茲各舉例如下：

（子）一篇之起結。



(例)

(1)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起）……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結）  
孟子 梁惠王上

(2)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憊者思嚏。吾聞之，蓄極則洩，悶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焉？」（起）……是故一晝一夜，花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結）  
劉基

司馬季主論卜

(丑) 一段之起結。

(例)

(1) 吾固知必殺其弟也。（起）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此句結）

史記 越世家

(2)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甲起)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乙起)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庫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復盡予縣官。(乙結)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甲結)

史記

平準書

甲之起結者，於此段起，於彼段結也。乙之起結者，於一段中自爲起結也。



(寅)隨起隨結 凡作長文，精神最易渙散。惟以隨起隨結之法御之，則步步爲營，互相聯絡，可使全文運用靈活，布置周密。從細觀察，善作文者蓋皆如此。茲姑舉一例如左：

(例)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一起)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一結)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二起)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二結)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三起)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

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三結）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四起）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四結）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五起）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五結）……  
孟子 滕文公上

此爲孟子答陳相之一段言詞。中有五起五結，聯貫之，遂成一篇絕妙好詞。可知法貴活用也。

（二）承轉 無承接，則詞不順而意難明，無轉折，則詞枯索而意易竭。善爲文者，每於承轉處，極意經營。蓋文之筋節固寄於此也。茲論其運用之法如下：



(甲)承接。

(子)正接 就題正意承接說下也。

(例)

(1)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論起）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正接）  
孟子 離婁上

(2)遠接手書，益深悲哽。（敘起）賢姪今日惟有善事高堂，力學不倦，安分守拙，以爲保家之計。

(正接)

顧炎武

自燕都覆智栗書

(丑)反接 從題反面着筆以與上文相接也。

(例)

(1)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論起）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反接）  
孟子 告子上

(2)儉，美德也。（論起）而流俗顧薄之。貧者見富者而羨之，富者見尤富者而羨之。一飯十金，一衣

百金，一室千金。（反接）  
李文炤 儉訓

(寅)順承 從上文之意順說而下也。

(例)

(1)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敍起)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順承) 孟子 告子下

(2)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者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論起)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順承)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挺提)故吾不敢一日捨饒以嬉。(順承) 韓愈 圻者王承福傳

(卯)逆承 所承接之意，與上文適相違背者。

(例)

(1)仁則榮，不仁則辱。(論起)今惡辱而居不仁，(逆承)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孟子 公孫丑

上

(2)水有淺深緩急強弱險夷之異，不瞽者見之矣，而瞽者未之見也。渡以舟，而深如淺，強如弱，急如緩，險如夷，不瞽者見之矣，而瞽者未之見也。(論起)及余經此渡，而喟然歎瞽者實能見之，不瞽者或



未之見也。(逆承) 劉大紳 記警者渡

(辰)原承 將上文之意推論其原委也。

(例)

(1)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文。(冒起)疑媿媿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才哉？」(原承) 宋濂 李疑傳

(2)古之孝者，立身行事，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冒起)揚名者，揚己之名也。父母之樂，莫樂乎有令子，而人子之善，莫善於爲聖賢。身爲聖賢，而父母卽爲聖賢之父母。古稱大聖，惟周公孔子。周公之父，聖人也，孔子之父，未必聖也；而其爲聖人之父，則叔梁與文王並稱無愧焉。何顯如之！(原承) 錢大

昕 原孝

(巳)直承 將筆提起，意境與上文直接相銜也。

(例)

(1)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敍起)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直提仁政，與首句相

承) 孟子 滕文公上

(2)嘗觀荀氏漢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於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

並包，災祥畢舉，治忽參稽，成敗並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卽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探墳索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此段論漢紀）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直提經史以與上段首三句相承）何景明

荀悅漢紀序

（午）分承 將上文之意，分數起說明也。

（例）

（1）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總起）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分承）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總結）

盡心上

（2）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總起）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分承）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擒之。

（總結）

國策

（未）總承 上文敘列數事，以一語總承之也。

（例）



(1)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一層)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二層)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三層)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四層)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五層)信能行此五者，(總承)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孟子 公孫丑上

(2)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分敘)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總承)孟子 離婁下

### (乙) 轉折。

(子) 正轉 從題之他面轉入正文也。

### (例)

(1)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歟？」(一逼)王笑而不言。(一留)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一放)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再放)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一收)而王豈爲是哉？」(再逼)曰：「否，吾不爲是也。」(再留)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一句轉入正文)孟子 梁惠王上

(2) 公，帥臣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反摻)若

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轉入正意）庶吾軍其振乎！  
侯方域 陳將軍二鶴記

（丑）反轉 欲將局勢展開，轉入題之反面也。

（例）

（1）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陪起）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正承）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反轉）禁之便。  
史記 李斯列傳

（2）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錦。（正起）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反承）而足下忽以此責之，（反轉）豈非不相知之深哉？  
司馬光 答劉蒙書

（寅）翻轉 憑虛翻騰，全憑意境以爲轉折也。

（例）

（1）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正起）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原承）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翻轉）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孟子 滕文公下

（2）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翻起）聖人之所以能大過



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原承）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翻轉）則惡在其爲聖人哉？  
王安石 三聖人論

（卯）急轉 與上文之意，絕對相反。忽用一筆轉到，其勢甚緊急也。

（例）

（1）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原起）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順承）而事迺有大謬不然者。（急轉）  
司馬遷 報任安書

（2）公，貴人也。然生平豐功業，高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耋。（陪起）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遇之。（正承）然老僕殊不事事。（急轉）  
侯方域

郭老僕墓誌銘

（辰）緩轉 意與上文微有出入，潛氣內運，使之漸轉，其勢蓋較舒緩也。

（例）

（1）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墊筆）顧有所不能忍者也。（緩轉）  
史記 越世家

（2）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此句轉）  
蘇軾 後赤壁賦

（巳）撇轉 意有數層，撇開前層而轉入後層也。

(例)

(1)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撇一層) 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再撇一層)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轉入正意) 孟子 告子下

(2) 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兩層並舉) 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提出正意) 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撇去賓意) 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轉入正意) 史記 魏世家

(午) 激轉 欲進一層言，故放寬一步以激起之，方轉入正文也。

(例)

(1)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放寬) 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激轉) 孟子 告子下

(2) 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放寬) 我何面目見之？

(激轉) 縱彼不言，(放寬) 籍獨不愧於心乎。(激轉) 史記 項羽本紀

(三) 提頓 文似看山不喜平，於重要處，則提起之，以振作精神。於曲折處，則頓宕之，以作勢。此蓋文章脈絡之所繫也。



(甲)提挈。

(子)總提全篇者。

(例)

(1)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總提)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以下零星細寫)

孟子

離婁下

(2)竹似賢，何哉？(總提)竹本固，固以樹德。……(以下分層細寫，至篇末仍繳到似賢之意)

白居易

養竹記

(3)麟之爲靈，昭昭也。(總提)詠於詩，書於春秋。……(以下分四段，反覆論辯，均從一靈字發生)

韓愈

獲麟解

(4)蝸蝻者，善負小蟲也。(總提)行遇物輒持取。……(以下將蟲與人分段比較，而歸結處，仍與

首句回應。其全篇蓋着眼善負二字)

柳宗元

蝸蝻傳

(丑)提起一段者。

(例)

(1)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一句提起)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

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此段正喻夾寫，全從一鑿字生出）

孟子 離婁下

(2) 當堯之時，（四字提挈）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此四字與首段相應）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孟子 滕文公上

(3) 當是時，楚兵冠諸侯。（此句總提全段）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以是始爲諸侯上將軍。（此句與首段相應）諸侯皆屬焉。

史記 項羽本紀

(4)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死生二字總挈全段）每覽昔人與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有感於斯文。（結到重死生與首段回應）

王羲之 蘭亭集序

(乙) 頓挫。



(子)總頓 前有數事，至必要時，總頓一句，以作文勢。

(例)

(1)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一層)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二層)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三層)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四層)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總上四層一頓)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 萬章上

(2)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顛曰：「惡用是醜醜者爲哉？」(不義其兄一層)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之肉也。」出而哇之。(不食於母二層)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總上二層一頓)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孟子 滕文公下

(丑)分頓 上文總提，或下文總結，中間分作數層略爲頓挫，以舒文氣。

(例)

(1)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義二字總提)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分頓)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 離婁上

(2)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總提)鄉爲身死而不受。(一

頓甲)今爲宮室之美爲之;(一頓乙)鄉爲身死而不受;(二頓甲)今爲妻妾之奉爲之;(二頓乙)鄉爲身死而不受;(三頓甲)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三頓乙)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總結) 孟子 告子上

(寅)頓宕 欲文章生動有致，每寬頓以推波，縱跌以取勢。

(例)

(1)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頓宕)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頓宕)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頓宕)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頓宕)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陡轉) 孟子 梁惠王上

(2)……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者。(轉入正文)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頓宕)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遯，若後世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頓宕)予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諸人並列隱逸傳中…… 唐順之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丙)且提且頓 文至氣勢須振作，局面須拓展之處，每用且提且頓之法，以



# 獲雙管齊下之妙用。

(例)

(1)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此二句，一面將上文兩人之言頓住，一面將下文不能並耕之一篇長論提起）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不能並耕之原理）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不能並耕之例證一）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不能並耕之例證二）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

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不能並耕之結論）  
孟子 滕文公上

(2)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此三句，一面將上文秦之暴虐頓住，一面即提起下文留侯不忍之可危）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求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  
蘇軾 留侯論

(四) 敘述 文以達意，意之所表，雖有萬殊；而欲使事理明達，部署井然，則敘述之法尚焉。

(甲) 正敘 依自然之次序，將題之正文明白敘出，使人閱之，眉目朗然，一無滯機，斯為得之。

(例)

(1)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孟子 滕文公上

此段上半敘取民之制，正疏分田，而九什爲野人之養，一爲君子之祿，亦卽以分田統制祿矣。下半敘井田形制，是又別野人於君子之外，而特加詳敘也。

(2)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久復來。其踪跡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戴名

世 一壺先生傳

此篇共三段，此其首段也。所有題之正意，此段均已敘及。後二段或從旁面着筆，或就此段意而充實之。蓋此段所敘，首姓氏里居，次服飾性情。次行誼嗜好，及其得名之故。所有題之正面，固已大致俱備矣。

(乙) 追敘 已往之事，而與今事有關，不能全然拋置，於是有追敘法，以補救之。追敘法計有二種：

(子) 順之追敘 依事之順序以追述也。

(例)

(1)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田豐）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蘇子

瞻  
論曹袁興亡

此段前半追敘曹操事，後半追敘袁紹事，皆依序順寫。

(2) 始我在是庵，公事稀簡，日從文正諸客嬉遊。每飯罷，輒連鑣走馬。始出，皆垂策緩行，已忽縱轡怒馳，爭先鬥捷，取獨出絕塵爲快。有墜馬者，則皆腕足迴旋，叢集而譁笑之。是時諸客中，我年最少，意氣之盛，豈有度量？吳汝綸 題玉露禪院

此段所寫，爲吳氏追想從軍時在玉露禪院之情形。

(丑) 逆之追敘 所追敘之事，非依定先後，乃倒敘而上也。

(例)

(1) 櫪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籬帷坐，櫪侍在側。（追想自己幼時情形）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櫪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予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歿時，汝父纔八歲。」回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櫪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居多。汝年及長，則必無



忘章大家。（念至父親幼時情事）攄時雖穉昧，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又說到自己幼時）大家自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造作不輟。（又回到大父卒時。）櫛七歲，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始歸。僮奴皆睡去，獨大家煨爐火以待。聞叩門，卽應聲，策杖扶壁行，啓門。且執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卽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大喜。（又回到自己幼時，受大家撫養情形）劉甫

才章大家行略

（2）拯之官京師，姊劉在家，奉其老姑不能來就弟養。（追念初之官時情形）今姑歿矣，姊復寄食寧氏姊於廣州，阻於遠行。（轉到今日之悲思）拯自始官日，蓄志南歸，以迄於今，顛倒荒忽，瑣屑自牽，以不得遂其志。（再言自己之官時至今之念姊）念自七歲時，（自此以下一大段，又追念到幼讀時情形）先妣歿，遂來依姊氏。姊適新寡，又喪其遺腹子，楚楚獨處，屋後小園數丈餘，嘉樹蔭之。樹陰有屋二椽，姊攜拯居焉。拯十歲後，就塾師學，朝出而暮歸。比夜，則姊執女紅，篝一燈，使拯讀其旁。夏苦熱，輟夜課，天黎明，輒呼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根安二巨石，一姊氏擣衣以爲砧，一使拯坐而讀，至日出，乃遣入塾。故拯幼時，每朝入塾，所讀書乃熟於他童。或夜稍倦，稍逐於嬉游，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母氏地下戚矣。」拯哀懼泣告姊：「後無復爲此言。」王拯 嬰 礎 課 誦 圖 序

此文前寫追念之官時情況，次乃逆溯以至幼讀時情況，故爲逆敘，而非順

敘。

(丙)補敘 事非正文，而不敘及，則於事之原委，難以盡明，於是以補敘出之。

(例)

(1)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

侯方域

郭老僕墓誌

銘

此文所重，在老僕能濟司徒公之難。娶燕女事，本非主要。但老僕娶女後，以財交歡緹校，乃得濟司徒公之難。不補敘之，於文亦有漏處也。

(2)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宋濂

李疑傳

此文以傳李疑之義勇爲主。但讀書爲文，亦不無可取。故於收結處補出之。又恐喧賓奪主，故末仍繳到義勇上。

(丁)雙敘 以同一時間，同一詞筆，而敘出兩人或兩事之情形也。



(例)

(1)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廩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耜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孟子 滕文公上

兩人行誼相反，而以同一詞筆寫之。惟於兩首句，一則曰爲神農之言者，一則曰陳良之徒，卽顯判真假，且伏下文無限波折。

(2) 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

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史記 項羽本紀

以一筆互寫兩人，一則窘迫絕人，一則從容自如。性情鬚眉，躍躍紙上。此爲敘事文中之傳神寫生者。

(戊) 夾敘 敘事議論，體固各異。然有時不能過於畫清，且有以夾敘夾議，別呈異彩者。

(例)

(1)晁錯以術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敍)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議)若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句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敍)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肝肺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作。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晁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特所授者不我盜哉？(議)

梅伯言

晁錯論

(2)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議)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敍)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



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擗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敘）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議）歐陽修 蘇氏文集序

（五）申溯 言已具，而意猶未盡者，則申說之。事在此，而源實發端於彼者，則追溯之。此乃文章中補充情事，暢達神志之一端也。

（甲）申說

（例）

（1）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按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 滕文公上

此段之意，全在莫不善於貢一句。但所以不善之故，未經說明，必難服人之心。

故以貢者云云十二句申說之。

(2) 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

史記

平準書

以時起居三句，乃申說治民亦猶是一句之意。

(3) 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

史記

封禪書

以爲少君神二句，乃申說駭之所以然。

(乙) 溯源。

(例)

(1)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孟子

離婁下

從性中指出故，又從故中指出利。意在筆先，直攝題顛。故下文提振而入，自爾奕奕有神。

(2) 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游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

姚鼐

李斯論

題爲李斯論，而此十二句，乃言李斯前之教秦壞先王法者，以爲李斯禍秦之



張本。故爲溯源法。

(3) 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後世言義禮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况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  
曾國藩 湖南文徵序

文徵乃託始於元代者，故屈子周子之文，未曾列入序文稱引及之，正所以溯其源也。

(丙) 申溯並用。

(例)

(1) 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溯源)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申說)不得不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此句溯源)吾何爲獨不然？(此句申說)  
孟子 公孫丑下

(2)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嘔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此三句申說有泚之故)蓋歸反藁裡而掩之。(自蓋上世至

此十二句皆溯葬親之源。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申說厚葬之故）

滕文公上

（六）開合 文章欲有生發，須推放得開。但開放無度，每有鬆泛之弊。欲救其弊，則如何拍合題旨，應加研究。茲將運用開合之方，略述如下：

（甲）先開後合。

（例）

（1）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從正誼上著筆，將局勢展開）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用反語拍合到題）

梁惠王下

（2）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上，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一開）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跡，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二開）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



與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三開）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鶴，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心方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四開）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虛合）酈元之所見，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與一開拍合）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與四開拍合）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與二三開拍合）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總合）

蘇子瞻

石鐘山記

（例）

（乙）先合後開。

（1）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合）子以爲泰乎？（開）

孟子 滕文公下

笑貌爲哉？（拖筆颯開）  
孟 子 離婁上

（2）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拍合正意）恭儉豈可以聲音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開）  
孟 子 公孫丑上

（丙）開合迭用。

（例）

（1）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總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一開）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一合）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二開）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二合）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三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三合）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四開）戰必勝矣。（四合）  
孟 子

公孫丑下

（2）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正開）嗟夫！非之爲說難，非之所以死也。（正合）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旁開）然卒爲揣摩



智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嚙，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讒，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旁合）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旁開）今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藏其用者矣。（正合）不然，非之術，因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正開）非獨以發其覆而爲禍首，豈不悲哉？（正合）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予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旁開）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已智及此哉！（旁合）梅伯言

韓非論

(3) ……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開）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敝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合）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鏃於鈞戟長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嚮時之士也。（開）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合）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開）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再開）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

笑者，何也？

（總開）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總合）

賈誼

過秦論

（4）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開）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合）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

半爲鬼，驚呼熱中腸。（開）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合）昔別君未婚，（開）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

執，問我來何方？（合）問答未及已，驅兒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梁。（開）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

觴。十觴亦不醉，感此故意長。（合）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開）杜甫 贈衛八處士詩

（七）賓主 題之旁面爲賓，題之正面爲主。正面之文，固須發揮，旁面陪墊，亦萬不能少。特將賓主用法，分說如下：

（甲）先賓後主。

（例）

（1）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賓中賓）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主中賓）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主中主）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



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結賓中賓）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結主中賓）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結主中主）

孟子

告子下

(2) 丁公爲楚將，遂窘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而去之。（述丁行爲是賓）及楚滅，丁公見高帝，斬以徇曰：「後世毋效丁公。」（述高手段是主）壯學子曰：「丁公死晚矣，（責丁是賓）然譎哉高帝乎！（責高帝是主）高帝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丁公爲項王臣不忠。」然則爲項王臣忠，宜莫如季布。（引季布陪丁是賓中賓）丁公已戮，而季布方購，高帝非能以公滅私者也。然則高帝曷爲斬丁公？曰：高帝之怨丁公，猶其怨季布爾矣。（以怨季陪怨丁，仍賓中賓）然而丁公斬，季布終赦者，季布數窘高帝，卒無害於高帝，自以爲罪而逃之，則非高帝之所甚惡也。（高帝惡季輕，是主中賓）丁公能窘高帝，能釋高帝，自以爲德而謁之，是則高帝之所甚恥也。（高帝以丁謁爲恥，是主中主）不然，鴻門之役，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罪項伯是賓）而封之，其有詞於後世也哉？（引封項事以證高譎

是主) 周星叔 漢高帝論

(乙) 先主後賓。

(例)

(1)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主) 後名實者自爲也。(賓) 孟子 告子下

(2)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正問)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黷父母，是以不告也。(正答，此爲主)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撇開正意) 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轉到對面)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亦從對面答，此爲賓) 孟子 萬章上

(丙) 賓主雜陳 此類言辭，蓋意之所指，不願顯陳。或興之所至，欲暢所言，故將所欲言者，夾雜於他事之中。

(例)

(1)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主) 挾賢而問。(主) 挾長而問。(賓) 挾有勳勞而問。(賓) 挾故而問。(賓) 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孟子 盡心上



(2)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此二句主）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四句賓）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 盡心下

(八) 揚抑 論列人物，或討論事理，大要不外是非之二途。是者揚之，非者抑之，乃人情事理之常。顧於文辭之應用，如何揚抑，亦有法焉。

(甲) 欲抑先揚。

(例)

(1)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揚）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蚘而後可者也。（抑） 孟子 滕文公下

(2)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一揚）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並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二揚）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一抑）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二抑）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三

抑）  
史記 項羽本紀贊

### （乙）欲揚先抑。

（例）

（1）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旂裘，參於夷狄。（抑）而能生養以孝，沒奉以哀，穿壙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冢次，號泣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三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思，其至乎哉！（揚）  
李華 二孝贊序

（2）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一抑）然賴其言，而令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一揚）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二抑）然而無孟氏，則皆左衽而侏儒矣。（二揚）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以揚總結）  
韓愈 與孟簡尚書書

（九）緩急 文不舒徐，則說理不能暢達。文不緊湊，則運氣不能沈着。欲調節得宜，則緩急之法，不可不講也。



(甲) 緩脈急受 謂文勢舒緩處，接以急語也。

(例)

(1)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段緩跌）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此段緊迫）

孟子

滕文公下

(2) 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緩）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急）

蘇軾 賈誼論

誼論

(乙) 急脈緩受 謂文氣緊急處，以緩語接之也。

(例)

(1)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二句來勢甚遒勁）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一也。（此四句接得閒散）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二句仍甚從容）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一句點醒）

孟子

離婁下

(2) 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責桓公語氣已逼管仲，其勢甚緊急）

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忽從旁插此二語，文勢遂緩）彼桓公何人也？（一句到題）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落到管仲甚有力）蘇洵 管仲論

（丙）緩急相生 未急先緩，所以蓄其急之勢。既緩復急，所以振其緩之神。惟急故緩，亦惟緩故急。此其所以相生無已也。

（例）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緩）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急）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緩）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急）孟子 梁惠王

上

（十）詳略 世間萬事萬物，無處無文，無時無文。任作何文，決不能盡載無遺。既不能盡載，又不能不載，則剪裁尙矣。如何剪裁，方能合宜？其關鍵蓋在多寡詳略之間。故特舉詳略法，以備研究。

（甲）詳人所略 人云亦云，最爲文家所忌。人所不注意之處，或己身所獨自



經歷，非他人所公同之點，善爲文者，每舉全力以赴之。

(例)

(1) 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蹙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胡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史記

李將軍列傳

此兩段均寫李廣善射，然一則以百騎追三人，一則敗而身被擒獲，殊非有何異人之戰功。既欲表揚李廣，此類失敗之處，在他人或不欲述及矣。史公乃特詳之，且用全力以描寫之，使人但驚其奇，全忘其敗。此其所以勝人也。

(2)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既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

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償願焉。……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

韓愈 新修滕王閣序

題爲記新修後之滕王閣，而作者則未曾親往游觀之人。全篇反覆申說，均在欲游未得一方著筆。至於普通寫閣寫修爲人所公同者，則僅以數語了之，是乃卽己身所獨處之地位，而特加詳寫者也。

(乙)略人所詳 題中所公有之詞意，淺學者常爲所陷，而不能自拔。是宜細心審察，勿多著筆，以免千篇一律之嫌。

(例)

(1)公子遂將督鄙軍……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史記 信陵君列傳



奪兵救趙，爲信陵君傳中要事之一。史公於此事前後，亦竭力描寫。但其正面，則僅此四句而已。

(2) 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

史記

信陵君列傳

題爲傳信陵君，則信陵君一生功烈，爲凡作此文者所必詳列。而史公於全傳中，正敍信陵君功烈，則僅此七句，其所注意摹寫者，反爲屠狗博徒賣漿者及夷門監者等人。而公子身分，乃以襯墊而愈高。此亦避熟就生之法也。

(十一) 虛實 爲文如僅就實在處著筆，則一語卽盡，了無生趣。故先虛後實，爲文家之慣例。且善用之，則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尤足發展局勢，而增進情趣焉。

(甲) 先虛後實。

(例)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

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不取也。（虛籠全篇大意）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矣……（實論題之主要）

豫讓論

（乙）運實於虛 謂以虛筆寫事實也。

（例）

其（謂范文正公）自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飲食寤寐，惓惓皆經世澤物之心。其學自兵刑，錢穀，水泉，農政，職官，邊陲，險塞，無所不周。（實）一旦出而用之世，皆取諸懷而素具。（虛）始在憂中，遺執政書，極論天下事。（實）他日爲政，皆不易其說。（虛）故其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實）其言然，其行亦然。（虛）非所謂大丈夫之事與。

黃永年

范文正公論

（丙）以虛爲實 意有所屬，將虛事說如實事也。

（例）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曰古稱則知今之然否尙不能斷）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曰吾知，則作文時尙非事實）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卽以古事假定今時，儼若必成事實者）然吾聞風俗與時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曰惡知，曰卜之，則虛實尙待他日證明）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可以出而仕矣。」（曰爲我弔望，曰爲我謝，若謂如有此等人，則可以仕矣，則仍假定之事實）

實）

韓愈

送董卻南序

（十二）引證 引證前人言詞或事實，以作波瀾，亦文章中生發之一種。且有時可爲事實之證明，在說理文中，居重要地位。其用法有列於篇首者，有列於篇中者，有列於篇末者。茲爲分說如下：

（甲）用於文首者。

（例）

（1）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此四字引人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

三句是孟子之論。孟子 離婁上

(2)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此四句引伯松語）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此二句引用文淵戒兄子書之意）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爲孟公季良之行也。司馬光 答劉蒙書

(乙)用於文中者。

(例)

(1) 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總冒）成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引語一）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引語二）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引語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結論）孟子 滕文公上

(2)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引事）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莊子 秋水篇

(丙)用於文末者。



(例)

(1)……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引語）此之謂也。 {孟子} {萬章上}

(2)……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引語）楊氏當之矣。 {李翱} {楊烈婦傳}

#### 第四節 修辭之歸結

修辭方法，如上所述，已大旨粗備。然苟文之體裁不明，則旨趣仍難適合。例如一記事文，而純爲議論，一喜悅之題，而誤寫哀詞。縱法極完備，詞極優美，終難解於文不

對題之遺恨。故略陳文體之大要，以終篇焉。

一 從心理之法則以分文體

(一) 客觀者 描寫人事之性質動作態度始末者，曰客觀之文體。以其偏於人事之記述，亦曰記事文。

(甲) 無韻之記事文 卽尋常史乘，日記，遊記，新聞，碑，誌等類是。此類文，以事實爲主，不尙修飾。然能文者爲之，亦自有其天然之美。

(例)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



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贊賓客，賓客皆驚。

史記

信陵君列傳

此段完全記事，無一句爲主觀語。然侯生之故探試公子，公子之重視侯生，與市中家中之兩番驚訝神情，一一活現紙上，誠可謂極文章之能事矣。

(乙)有韻之記事文 卽記事文之用駢體者。如陶淵明之歸去來辭，李白之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王勃之滕王閣序等是。又詩歌賦頌中，亦多有記事者。

(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迎。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杜甫

石壕吏

此詩全係記事，未參一議論語。然當時征役之苦，官吏之蠻橫，鄉民之慘痛，宛然在目。此杜老所以有詩史之稱也。

(丙)意想之記事文 文中之事，僅爲意境中之懸想，或借事實以自寄託。如

桃花源記，意園記，病梅館記等是。又小說所述，雖有時亦有事實，而要皆經作者裝點，與事之本來面目，終有別也。

(例)

睡鄉者，莫知其處。或曰：太初之始，六合之外。或曰：不然，是鄉也，在在有之，游者多至焉，然非善游者莫知云。蓋其鄉冥然塊然，無有天地日月，與酬酢往來，以及災祥禍福，是非美惡，榮辱得喪皆無之。入其鄉者，若忘若迷。凡所爲，可欣，可嗜，可涕，可悲者，不能隨之以入。一入其鄉，輒絕。是故善游者，往往慕睡鄉。嗚呼！睡鄉之境，頑鈍然也；睡鄉之人，枯槁然也。然而其天則全，其境則寧，其神則休以適。世之人，孳孳然汲汲然，或不暇以游，而游者又或呻吟哈嚙。噫！夫其呻吟哈嚙，必有隨之以入者也。有隨之以入者，而睡鄉之游不快也。昔者莊周至其鄉，化爲蝴蝶，蝴蝶至其鄉，化爲莊周。莊周也，蝴蝶也，相化而未有已也，於是乎睡鄉擾矣。

戴名世 睡鄉記

(二)主觀者 由作者情感之所表現，或心意之所臧否，而非僅事物本身之所呈現者，曰主觀之文體。易言之，則論理文，抒情文，皆屬於主觀之文也。

(甲)論理文。



(子)無韻之論理文 卽論理文之屬於散體者，尋常闡發事理，論列或批評人物之文。如古今著書立說以發明義理，或以文字與人論辯是非，均屬此類。

(例)

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司馬光）眉山（蘇軾）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禍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者。倪元璐 題元祐黨碑

此文雖僅寥寥數行，而至理名言，爲千古權奸當頭一棒。作者蓋爲明季黨禍而發，故言之慨切如此。

(丑)有韻之論理文 卽用韻語以說明事者，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文之類是。又詩詞中寓有議論之意者，亦屬之。

(例)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

亡屋。

聶夷中

詠田家

此詩前四句，說盡農人苦況，蓋解說文之一類也。後四句，對於當時君主淫靡無道，不顧民衆死活，加以諷刺，蓋誘導文之一類也。

(乙)抒情文 七情爲人所同具，爲文以表出之，是爲抒情文。

(子)無韻之抒情文 卽抒情文之用散體者。如李密之陳情表，諸葛孔明之前後出師表等，則寫忠愛之情也。蘇軾之超然臺記，喜雨亭記，歐陽修之醉翁亭記等，則寫愉快之情也。如韓愈之祭十二郎文，歸有光之先妣事略等，則寫悲感之情也。茲錄祭十二郎文之一段如下：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丑)有韻之抒情文 卽抒情文之以韻語出之者。此類文，六朝時盛行，卽力詆六朝文之文心雕龍，其書亦仍以排偶出之。其時文體之風尚，可見一斑。茲特舉例如次：

(1)……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游未反，尙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梁劉令嫺 祭

夫徐悱文

(2)……去矣稽生，永離隔矣！覺覺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晉趙至 與嵇茂齊書

又詩賦詞曲，精析之固各有其體裁。而循流溯源，要亦有韻文之一種。茲就其抒情者，各舉一二例如下：

a. 詩歌

(1)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箕子 麥秀歌

(2)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伯夷叔齊 采薇歌

(3)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閤天黑。牛驥同一皁，鷄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文天祥 正氣歌

b. 騷賦 風雅而後，騷經鵬賦實後代詞家之先導。語其體，則有典誥，有比興。語其詞，則有規諷，有忠怨。劉勰謂：「其轍古切今，驚采絕豔。」良不誣也。



其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祖述屈原，亦各以辭賦見稱。此類文詞，義在諷託，後人爲之，間亦有不用韻者。然考所從來，則固美人香草，詞意纏綿，使人讀之一往情深也。茲將屈騷宋賦各錄一段，以資觀覽。

(1)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阨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此度也。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蔭。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佗。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吾將刈。雖萎絕其

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屈原 離騷

(2)……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似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醜實兮，志解秦而體閒。旣旋燼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情戀兮，性沈祥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旣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爲難。陳嘉詞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獨神享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嘆。頽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干犯。……  
宋玉

神女賦

此賦蓋爲屈原作也。屈原曾見用於懷王，故以神女爲比，而冀襄王之復用也。

c. 詞曲 詞爲詩之餘，曲爲詞之演。雖曰小道，亦有可觀。且譜之管絃，詞曲較近俗，而情意所寄，感人尤較他文爲易。欲易俗移風者，每於盲詞戲曲，特



加注意。研習而改良之，亦社會教育之一端也。茲錄古人詞曲之有關國家者一二則，以見端焉。

(1)詞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削。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

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岳飛 滿江紅

(2)曲 (聲聲慢) 逐人春色入眼睛，光連芳草青青。百尺樓高，吹笛落梅風景。領着花間小乘，載行廚，帶緩衣輕。便笑咱將軍好武，也愛儒生。

此是左良玉設宴黃鶴樓，請袁繼盛黃澍時所唱。其時尚未知李自成攻破北京，故詞語甚爲安閒。

(勝如花)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聖子神孫，反不如飄蓬斷梗？十七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白練無情，送君王一命。傷心煞煤山私幸，獨殉了社稷蒼生，獨殉了社稷蒼生。

此爲聞變後，左良玉搓手跳哭時所唱。蓋哭主之正面文章也。

(前腔)空車出，廟社傾，破碎中原費整。養文臣，韓幄無謀，篆武夫，疆場不猛。到今日，山殘水剩，對大江，月明浪明，滿樓頭，呼聲哭聲。這恨怎平？有皇天作證。從今後，努力奔命，報國仇，早復神京。

報國仇早復神京。

桃花扇

哭主

此爲左良玉領衆舉哀時所合唱。蓋哭主之後路文字也。

(三)混合者 上述之客觀主觀兩類文體，其分別雖甚顯著。但以事實論，世間甚少純粹之客觀文，亦甚少純粹之主觀文。往往一篇之中，主觀客觀俱備。而文章妙用，且每在此等混合情勢中表現焉。茲將混合體之有韻者，無韻者，各錄一篇如下：

(甲)無韻者。

芋老人者，慈水祝渡人也。子傭出，獨與嫗居渡口。一日有書生避雨檐下，衣溼袖單，影乃爲瘦。老人延入座，知從郡城就童子試歸。老人略知書，與語久，命嫗煮芋以進，盡一盂，再進腹爲之飽。笑曰：「他日不忘老人芋也。」雨止，別去。十餘年，書生用甲第爲相國，偶命廚進芋，輟箸嘆曰：「何向者祝渡老人之芋之香而甘也？」使人訪其夫婦，載以來。丞尉聞之，謂老人與相國有舊，邀見講鈞禮，子不傭矣。至京，相國慰勞曰：「不忘老人芋，今乃煩爾嫗一煮芋也。」已而嫗煮芋進，相國亦輟箸曰：「何向者之香而甘也？」(以上



客觀）老人前曰：「猶是芋也，而向之香而甘者，非調和之有異，時位之移人也。（主觀）相公昔自郡城，走數十里，困於雨，不擇食矣。今者常有鍊珍，朝分尚食，張筵列鼎，尚何芋是甘乎？（主觀中之客觀）老人猶喜相國之止於芋也。（主觀中之主觀）老人老矣，所聞實多。村南有夫婦守貧者，織紡井臼，佐讀勤苦，幸獲名成，遂寵妾媵，棄其婦，致鬱鬱死。（主觀中之客觀）是芋視乃婦也。（主觀中之主觀）城東有甲乙同學者，一硯一燈，一牖一榻，晨起不辨衣履。乙先得舉，登仕路，聞甲落魄，笑不顧，交以絕。（主觀中之客觀）是芋視乃友也。（主觀中之主觀）更聞誰氏子，讀書時，願他日得志，廉幹如古人某，忠孝如古人某，及爲吏，以汚賄不飭罷。（主觀中之客觀）是芋視乃學也。（主觀中之主觀）是猶可言也，老人鄰有西塾，聞其師爲弟子說前代事。有將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綰黃紆紫，或攬裘裳帷。一旦事變中起，覆孽外乘，輒屈膝叩首迎款，惟恐或後，竟以宗廟社稷，身名君寵，無不同於芋焉。（主觀中之客觀）然則世之以今日而忘昔者，豈獨一箸間哉？（主觀中之主觀）老人語未畢，相國遽曰：「老人知道者。」厚資而遣之。於是芋老人之名大著。（客觀）

贊曰：老人於傾蓋不意，作緣相國，（客觀）奇已。（主觀）不知相國何似能不愧老人之言否？（客觀）然就其不忘一芋，固已賢夫併老人而芋視之者。（主觀）特怪老人雖知書，又何長於言至是？（主觀中之客觀）豈果知道者歟？抑傳聞之過實耶？（主觀中之主觀）嗟夫！天下有縉紳大夫所不能言，而

野老鄙夫能言之者，往往而然。（主觀） 周容 李老人傳

（乙）有韻者。

臥龍山下誰家宅？樓閣連雲高百尺。陰陰喬木掩雙扉，翠竹欹斜粉牆白。（客觀）牆邊老人向我語：「此宅曾經三易主。（主觀）當年結構費千金，文杏爲梁相作柱。其中池館最幽閒，割取眞山當假山。風牽弱柳侵窗碧，鳥蹴飛花綴砌斑。（客觀）朝朝暮暮歡不已，誰知盛衰旋相倚。家籍人亡可奈何？一朝更作尙書里。（主觀）珠簾翠幙復輝煌，漫舞凝歌樂未央。玉簫吹徹層樓月，金鴨燒殘繡闥香。據門豪僕猛如虎，手把雕籠教鸚鵡。公子王孫盡慷慨，黃金揮擲如泥土。（客觀）尙書死後二十年，滄海漸漸成桑田。冠裳凋落繁華歇，朱履賓朋散似烟。（主觀）從此蕭條日復日，子孫無力重修葺。鴛瓦飄零畫棟頽，鴝鶒夜作人聲泣。（客觀）花落花開空好春，苔痕滿壁總傷神。（主觀）參差亂石堆芳沼，十二闌干毀作薪。（客觀）不堪凍餒雙眉皺，有人更把千金贖。（客觀）回首從前總惘然，風光今日還依舊。」（主觀）

我聞此言長太息！世事紛紜安可測？（主觀）君不見蓬萊宮闕對南山，數傳亦爲他人得。（主觀）

國梁 華屋嘆

二 由品格之異同以分文體



品格屬於文之本身，然與作者興會，亦有幾分關係。譬如作者興致好，關於快樂一方之文字，自然容易做成。反之，則悲感之詞語，將搖筆即來。茲故以作者興會爲綱，而緯之以文詞之品格焉。

(一) 屬於樂觀者 文以言志，而人之意志，常隨環境以遷移。處境優裕，則胸襟開擴，態度高華。發爲文詞，自然雍容而華富，力大而聲宏。故文體之雄健與豐潤，多屬於樂觀者。

(甲) 雄健 謂氣勢雄偉而魄力穩健也。

(子) 無韻者 蘇洵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嶄絕之詞，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灑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人望見其滄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而不敢迫視。」由此言之，文之有雄健氣勢者，左國而後，孟韓蓋各得其一部份焉。茲各錄一篇，以代舉範。

(a) 孟文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

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孟子 離婁下

(b) 韓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師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腴。鳴



呼！師道其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何怪也？與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子、萇、宏、師老聃、郟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韓愈 師說

（丑）有韻者 韓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又昔人云：「詩至李杜，地負海涵，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蓋李白志氣宏放，詩有天才，不以雕章琢句爲意。而詩境常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杜甫思力沈厚，筆意豪舉。凡出一語，必經千錘百鍊，大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概。茲各錄其詩一首如下，其雄健處，可細玩味之。

②李詩 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廬山秀出南斗旁，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北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爲廬山謠，興爲廬山發。閒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

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游太清。廬山

謠寄盧侍御虛舟

(2) 杜詩 諸葛大名垂宇宙，忠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仲伯之間見伊

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詠懷古蹟之一

(乙) 豐潤 謂詞藻豐富而聲調圓潤也。此體固適宜於駢文詩賦，然散文中亦間有用者。如司馬相如之諫獵疏，喻巴蜀檄，難蜀父老等篇，造語風雅，色澤濃厚，亦自可觀。特韓幹畫馬，祇知畫肉，不免有綿麗少骨之憾耳。魏晉而後，以迄六朝，文體日靡，競尚浮華。劉舍人曾力詆之。可知用辭一不善，卽流弊無窮。惟能洗鍊得宜，使人讀之，但見光采動人，不覺堆砌可厭，斯爲得之。茲錄前人駢散文各一則於後，以便觀覽。

(1) 散文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軼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



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帝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馬相如

諫獵疏

(2) 駢文及詩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盛饌。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起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游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

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閨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北海雖難，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坵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倖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集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王勃

滕王閣序

(二)屬於悲觀者 文之傳達哀情者，或痛哭流涕，以暢洩其久積之情思，或隱恨在胸，不能直吐，不得已而出於抑鬱低徊，以聊訴其難言之苦。前者之聲高以亢，後者之詞幽以抑。其源雖同，其流非一。析爲二體，則悲壯文與沈鬱文是。



(甲)悲壯 謂情勢淒楚而詞調激昂也。此類文所描寫者，類爲志氣高遠，而突遇挫折之英傑。如項羽之垓下突圍，如高漸離之秦庭擊始皇，如顏常山之罵賊而死，如文文山之獄中作歌，如雪窟冰天之持節蘇武，如志吞河朔之岳飛，而忽奉詔班師。古今史乘中之爲此類英雄描寫者，正復所在多有。茲姑錄一二，以示範焉。

(a)無韻者

……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

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

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

項王乃

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

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

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

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

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

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

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

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

## 史記 項羽本紀

(b) 有韻者 漢家烟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縱金伐鼓下榆關，旌旄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凌雜風雨。戰士生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衰，郡城落日門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去節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風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更有殺氣三。



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爭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高適 燕歌行

(乙)沈鬱 謂胸懷抑鬱而發響沈痛也。爲此類文者，或懷才未遇，或有所希冀而不能得，或世亂年荒，愴懷家國，欲忍不能，欲言不可，萬無聊賴，乃寄其憂思於文詞詩賦之間，且猶隱約其詞以自晦焉。然而詞愈晦，則意愈可悲矣。茲錄文詩二首，以見端焉。

(a)無韻者 (1)……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

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

史記

李將軍列傳

(2)……一日榆關大雪，馬上聞鶩築。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鶩築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會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會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篷窗，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往。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尙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存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吾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儻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會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墓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聵，鼻漏，人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

王猷定

湯琵琶傳



(b) 有韻者 (1) …… 九重城闕烟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

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白居易

長恨歌

(2) ……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捻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閒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妬。五陵

年少爭纜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姊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白居易《琵琶行》

(丙)屬於超然者 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是也。此類文，大抵氣概超脫而閒逸，詞語修潔而清明。作者多聰穎過人，處境多迥異流俗。昔人云：「清新庾開府，雋逸鮑參軍。」可謂此類文之代表矣。

(子)雋逸 謂出語雋永而神情超逸也。

(例)

(1)無韻者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譽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頽。（顙寬裕也）淒然似秋，暖然似春。喜



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悞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一也一。

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莊子 大宗師

②有韻者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願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條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陶淵明 飲酒詩之二

(丑)清新 不爲俗縛之謂清，陳言務去之謂新。此乃文品之高潔者。

(例)

(a) 無韻者 (1)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懣感配寺，與

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郊。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疏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日，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儵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  
王維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2)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漣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垣，歸環於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任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往來。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



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利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韓愈

送石處士序

例一，雖僅寥寥數行，而清氣撲人眉宇。蓋右丞天機清妙，得力於山川之趣者深矣。例二，題爲送人，使俗手爲之，或述其如何賢，或期其將來如何建功立業，最易落套。此文尋出一從事與一祖餞之人，層層說來，遂有推陳出新之妙，此蓋練局之作用也。

(b) 有韻者

(1) 殘陽西入崦，茅屋訪孤僧。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獨敲初夜磬，閒依一枝藤。世界微

塵裏，吾寧愛與憎。

李商隱

北青羅

(2) 一年兩度錦江遊，前值東風後值秋。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山將別恨和心斷，水帶離聲入夢流。今日因君試回首，淡烟喬木隔綿州。

羅隱

綿谷回寄蔡氏昆仲

例一，意境清潔，萬慮皆空，所以能悟徹佛旨。例二，羅羅清疏，悠揚有致，五六句

尤新穎絕倫。

(四)屬於庸常者。不矜奇，不立異，事理不外尋常日用，詞筆亦純任自然。閱之一若毫不經意，而細味之，則陳事極忠實，意味極深長。絕非率爾操觚者所可輕言學步。此等文可分爲下列之二類：

(甲)平淡。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也。

(例)

(1)無韻者。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緝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潤，故便求之。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而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陶淵明

歸去來兮辭序

(2)有韻者。晝倦前齋熱，晚愛小池清。映林餘景沒，近水微涼生。坐把蒲葵扇，閒吟三兩聲。



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餘。荷側瀉清露，萍開見游魚。每一臨此坐，憶歸清溪居。

白居易

小池二首

(乙)質直 謂本天然之質性以忠實陳述也。

(例)

(1)無韻者 陸子治室於所居之堂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有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爲舒卷啓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奧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哺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形。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見。閒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倦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疏之間。足迹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不復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謂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陰陸游務觀記。

陸放翁

居室記

此文將室內一切事物，均寫得真實不虛，且甚周到，故可稱爲寫實文。

(2) 有韻者 憶年十五心尙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卽今突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觀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怒叫索飯啼門東。杜甫 百憂集行

此詩前四句，自寫兒時狀態。末二句，寫其子狀況。均甚忠實，幾乎將無知識之小兒狀態，盡情畫出，故亦爲寫實作品。

(五) 屬於特殊者 文有出乎尋常格律之外，而益見其美者。其氣勢筆力，往往奇肆奔放，變化無窮。至其用法，有時出以莊重，是曰詭曲體。有時出以詼諧，是曰諷喻體。而施之實際，則後者之效果爲較多云。

(甲) 詭曲 謂詞句詭異而局勢曲折也。

(例)

(1) 無韻者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



「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囚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尙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

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秦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固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爲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

## 戰國策

## 此篇布局之奇，爲尋常行文所罕見。

(2) 有韻者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青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御馬



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闔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韓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駟氣凋喪。將軍善畫蓋有神，偶逢佳士亦寫真。只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杜甫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張揚菴云：「此太史公列傳也。多少事實，多少議論，多少頓挫，俱在尺幅中。章法變化，不可方物。」

(乙) 諷諭 謂意有諷刺，而詞則假借他物以比喻也。

(例)

(1) 無韻者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斲腕，瘦癘，未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

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使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隲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柳宗元 捕蛇者說

(2)有韻者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頸紅，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昨日長爪鷲，今日大齒鳥，鳶梢乳燕一窠覆，鳥啄母雞雙眼枯。雞號墮地燕驚去，然後拾卵攫其雛。豈無雕與鶻，嗉中食飽不肯搏。亦有鸞鶴羣，閒立高颺如不聞。秦吉了，人言：「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雞燕之冤？吾聞鳳凰百鳥主，爾竟不爲鳳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閒言語？白居易 秦吉了

例一，借蛇毒以諷刺時政，言愈婉而意愈可悲。例二，通體用喻，而諷詠一過，當時小民冤苦無可告訴之情狀，俱隱然活躍紙上，是爲諷喻之上乘文字。



### 第三章 中國古籍中之修辭學

#### 第一節 文心雕龍述略

文心雕龍爲我國古籍中批評文學之鉅著，其內容固非盡屬於修辭。顧就其關於修辭之部分，觀察所及，已多與近代文壇工作默契相契合。誠能從細探討，其有裨於文辭之演進，殊非淺鮮。茲特將劉著全書略述大要，並附管見，以與國人共同研究焉。

#### 一 上編述略

全書計分上下二編：上編共二十五篇，所言皆爲文之綱要，茲爲分述如下：

一曰：原道。推文章之所從出，上追河洛，下逮周孔。略謂：「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

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載道之文也。」

二曰：徵聖。歷舉聖經賢傳所言之政事文學，以徵實立辭之貴要。略謂：「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寶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作；文章可見，寧胡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三曰：宗經。將詩書易禮春秋等之關於文章處，詳爲闡發，並言宗經不宗經之利弊，以勗勉後學。略謂：「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四曰：正緯。力言緯書亂經之非，先舉四緯之理由，次言利用讖緯者之乖謬，末言雖有時可助文章辭彩，亦以不用爲是。略謂：「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



五曰辨騷。此篇乃對班固評論離騷不合經傳而言者。略謂：「四家（漢宣、揚雄）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

六曰明詩。於詩學源流，體格變遷，敷陳甚悉。而訓詩爲持，義蘊尤精。略謂：「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

七曰樂府。引經據典，以述樂府之意義，及其與詩分別之所在。略謂：「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未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

八曰詮賦。首言賦之緣起，略謂：「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招字於楚辭也。於是荀况

禮智，宋玉風韻，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中述賦家之流派，末言賦之流弊。略謂：「逐末之儔，芟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言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九曰：頌讚。略謂：「頌惟典雅，辭必清鏗。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儀。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讚之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述義，此其體也。」

十曰：祝盟。先述歷朝祀神之祝詞，繼解祝之意義。略謂：「羣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生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盟之事實與意義，亦依次詮釋，其結論云：「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證。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



十一曰：銘箴。詳舉衆例以釋銘義，大抵初本規戒，後乃流於誇讚。箴則盛於三代，累傳而後，漸失真意。其末段有云：「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宏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

十二曰：誄碑。誄起於周世，碑多於後漢。論此二體，說頗詳贍。略謂：「誄之爲制，蓋選言以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矚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夫屬碑之體，資手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列。此碑之制也。」

十三曰：哀弔。略謂：「情主乎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十四曰：雜文。所序有宋玉之對問，枚乘之七發，揚雄之連珠等十數家。於文詞高下，頗有評議，而總結之曰：「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

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所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取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十五日：諧讒。詳述諧讒之利弊，並舉古事以證之。略謂：「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耳。讒者隱也。遜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隱語之用，被於傳紀，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

十六日：史傳。於遷固優劣，頗有評論。傳紀缺點，亦多抉摘。而結論，則以董南之直筆爲歸。略云：「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

十七日：諸子。以「入道見志」四字，爲諸子之定義。自莊老申商荀孟惠列淮南公孫等，以至漢魏學人，均經論列。而抗志則在周秦以前。略謂：「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曼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



漸變也。」

十八曰：論說將論文說士，詳舉分陳，並各指明其體要。略謂：「論之爲體，所以辨然否。窮於有數，返於無形。鑽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

十九曰：詔策此爲發布誥命之文字，自三代以至漢魏，均經論及。其扼要處有曰：「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洊雷之威。毒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

二十曰：檄移。略謂：「檄者，噉也。宣露於外，噉然明白也。故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版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

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

二十一曰：封禪。此爲一代功成，祭天地所用之文。略謂：「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

二十二曰：章表。此爲陳請或致謝所用之文。略謂：「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旣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文爲本者也。」

二十三曰：奏啓。此爲言事或彈劾所用之文。略謂：「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禦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旣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



二十四曰：議對。此爲諮謀對策所用之文。略謂：「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變通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卽議之別體也。」

二十五曰：書記。此卽今之書翰文。略謂：「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夫，貴在明決而已。」又此類文，所包甚廣，非僅限於書札。略謂：「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

## 二 下編述略

下編亦二十五篇，其中二十四篇，多爲修辭之方法。劉氏自言，係爲文之細目。末一篇則全書之序文也。

一曰：神思。此爲修辭之內蘊功夫。略謂：「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闕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又爲不善運思者陳一救弊之方，略謂：「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弱者傷亂。然則博聞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二曰：體性。此爲陶鎔文辭之初步。先舉文之體式，計有典雅，遠奧，精奧，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等八類。次言才氣與文之關係。其結論曰：「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三曰：風骨。此爲美文必具之要件。首定風骨二字之意義，略謂：「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次言



風骨有無之利弊，略謂：「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末言風骨非可矯飾而成，略謂：「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誇略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

四曰：通變。此言文辭須知活用，不能拘守定式。略謂：「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義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鬣，光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

五曰：取勢。此言爲文須順應自然之勢也。略謂：「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自轉；方者矩形，其勢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又於論列各種文體勢之後，對於好異取巧之辭人，則表示不滿。略謂：「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六曰：情采。此言爲文須有真性情，而後詞藻乃足貴也。略謂：「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乎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七曰：鎔裁。此爲鍛鍊文辭之要訣。略謂：「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又云：「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識鎔裁而曉繁略矣。」

八曰：聲律。此爲文辭美質之一端。略謂：「聲畫妍媸，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毫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



九曰：章句。此言爲文須善布置全局也。略謂：「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賸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諷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章之同致也。」

十曰：麗辭。而言駢文之作法也。略謂：「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僞，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

十一曰：比興。先述比興之義，次及二者應用之變遷。略謂：「興之託喻，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比之爲義，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哀楚騷經，諷兼比興；漢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選，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於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

十二曰：夸飾。此言爲文欲暢寫情意，張大其辭，亦無害其爲美，並歷舉經傳詞賦以證之。略謂：「文辭所被，夸飾恆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就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

十三曰：事類。此言爲文須有相當事理，足供引證也。略謂：「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也。」又云：「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

十四曰：練字。此言爲文選練詞語須加工候也。於說明文字重要之後，並將練采之方，詳爲指陳。略謂：「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重出者，兩字相犯者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



十五曰：隱秀。此篇所言，卽文家所謂深入顯出之意也。略謂：「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重複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但隱與秀之義蘊，如未真確認識，亦有流弊。略謂：「或有晦塞爲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

十六曰：指瑕。此舉文之疵累，使人知所當戒也。初言用字遣詞之失當。略謂：「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次舉剿寫之非，與注釋未當之貽害。略云：「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至於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爲斷，則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

十七曰：養氣。先言氣關於文之重要，次言氣不充裕之有害於文，末言養氣之方。略謂：「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鍼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閒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

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十八曰：附會。此言爲文須統籌全篇，聯絡一致，不可枝枝節節而爲之也。略謂：「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厓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

十九曰：總術。此篇乃力言文筆分列之非。先引當時之論曰：「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次乃駁之曰：「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與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其結論曰：「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幅，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二十曰：時序。此篇詳舉歷代文辭體格之變遷，與時會升降之關係。而遙情深意，則於贊中流露之。贊云：「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焉如面。」



二十一曰物色。此言描寫之文作法也。略云：「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

二十二曰才略。此言爲文貴有才華，蓋美文中之特質也。篇中將九代鴻文，細爲評論，而歸結於時會。略云：「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二十三曰知音。此言賞鑒文章非易，而亦有其觀法，蓋在閱歷多而無私心耳。略謂：「圓照之象，務先博觀。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旣形，則優劣見矣。」

二十四曰：程器。此卽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之意。於有文無行之學人，頗多疵議，並連類而評及武士。次言無論文武，皆須敦品。其末段云：「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弼（滿也）中，散采以彪外。榘桷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樑。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二十五曰：序志。此篇蓋本太史公自序之意，而統述其作書原因，及全書大要也。首述書名之定義云：「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渭子琴心，（齊人著琴心三篇）

王孫巧心，（王孫子有巧心一篇）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效騶爽之羣言雕龍也？」次述所以作書之原因。略謂：「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次述全書之內容。略謂：「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圍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詞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



明矣。至於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矜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終則自信其書之必傳，故結語云：「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

## 第二節 對於文心雕龍之研究

### 一 從文學方面研究

在齊梁時，文藝界競尚浮華，所作文章，專以雕飾詞句爲能。劉氏欲矯此弊，故文心雕龍中所主張者，爲濃厚之情感，寫自然之文學。對於當代文人之失處，輒先自下一定義，然後就其不合定義處，加以批評。又爲文之道，內容應當如何？構造應當如何？書中均有適當之方法，以次陳說。故劉氏此書，非泛泛文學書，乃齊梁時之文學批評與文學方法論也。語其性質，則力矯當時積弊，獨樹一幟，以爲號召，蓋可謂文學界中

之富有毅力之革命者。語其實質，則有主張，有證據，有辦法，乃以科學方法爲文學研究。近人楊鴻烈吳熙均有研究此書之文發表。茲各摘錄一段於後，以介紹於閱者。

(一) 楊著 ……像這樣情形，(指從晉代到陳文學變遷言)無怪乎人人都討厭排偶，就不得不存矯正的念頭。於是在這駢偶猖獗的時代，就暗伏着一位抱文學革命的劉彥和。可惜當時既無人唱和，後人又只把他這部極有價值的文心雕龍，當做修辭書去讀，就把他立言的宗旨失掉了。所以我把我讀了此書的意見寫出來，給大家討論。一方面也可以知道他主張自然的文學，(要用自然的思想情感來描寫)是積極的建設；在別一方面，他矯正不可一世的雕琢的文學，依據他自定的標準去逐一的批評，是消極的破壞。再說他能看出，並且能够闡明文學和時運的關係。這就是他全書的三大好處：他最大的缺點，最壞的地方，就是文筆不分。換句話說，就是他把純文學和文學的界限，完全打破，混淆不分罷了。在那文學觀念已經大爲確定明瞭的時代，他偏要出來立異，要想以文載道，這是他最大的錯處。……



(二)吳著……駢文本來是不宜於說理的，用來著書立說，更是難能的事。劉氏在文心雕龍中，居然用來論各種文體，來批評各種作品，來講批評方法，來講文學方法，不但是駢文中罕見的著作，便在散文中，也輕易尋他不出。但我們覺得很奇怪的，劉氏當日對於文藝界，有那樣有價值的貢獻，何以竟不曾發生相當的影響？竟沒有引起後人的注意和研究？這是一個很值得思索的問題。我個人的私見，以為有下列三層原因：(一)中國人心目中，從不知批評是一種專門學問，所以也絕不肯去理會什麼批評的方法？他們總喜歡站在主觀的立足點上，拿一種隨感錄的方式，來做批評論文，以達其「合己則嗟諷，異己則沮棄」的目的。潮流所被，自無人肯去細心領略劉氏那種有條理的客觀的批評方法論了。(二)中國的文人，向來好弄虛玄。他們極崇信「文無定法」這句老話。(因為這四個字是他們抵擋批評家的一面擋箭牌，比方有位文人專務為奇巧之格以相誇尚，致把一篇作品的布局，弄得亂七八糟，倘若批評家加以指摘，他便可以拿「文無定法」四字來掩護了)一般文士的

腦筋裏，既都存了這種謬見。又如何能容納劉氏那樣具體的文學方法論呢？（三）劉氏的書，是用六朝時通行的文體著的。到了唐時，這種文體，大爲韓愈李翱之徒所攻擊。駢文作品，此後遂爲一般人所忽視。因此，劉氏這部書，也被人忽視了。有此三因，致使劉氏一部慘淡經營的偉著，不聞於世。一直埋沒了一千多年，直到清末，才漸漸有人去注意他，才爲章太炎先生所推賞。吾於此，深信有價值的作品，雖難免暫時遭覆轍之棄，然而結果，卻終是「不廢江山萬古流」的呵。

## 二 從修辭方面研究

今之言修辭學者，略分文體論，與詞藻論兩大類。以文心雕龍所列各題按之，輒與暗合，爰爲分述如左：

（一）屬於文體論者 在文體論中，又分文辭之本體，與作者之氣質與情感兩種。就第一種言，則思想之目的，與言文之慣例屬之。劉書上編之原道，徵聖，宗經，正緯，



辯騷，明詩，樂府，詮賦，八篇所發揮者，爲文章所從來之源泉，及逐漸變遷之經過，皆屬於思想方面者也。同編中之頌讚，祝盟，銘箴，誅碑，哀弔，雜文，諧譎，七篇，則屬於普通應用，而爲議敘相兼之文體也。其史傳，諸子，論說，三篇，則屬於研究學術，發表意志，而性質頗側注於議論體。至於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七篇，則皆關於書翰之文詞。前三篇爲居人上者所用之書牘，中三篇爲居官職者對上所用之書牘，末一篇則齊民所通用者也。總上十七篇，皆卽當時爲文之慣例，以區分文體者也。再就第二類言，下編中之程器，才略，二篇，從作者之氣質立言也。時序，知音，二篇，從作者之情感立言也。凡此，皆劉書中之文體論也。夫此種分類，以現代學人眼光視之，誠覺繁雜瑣碎，不甚適用。然在當時習慣，相沿已久，後且遞用，以至清末，而未能全改，吾人正不必以此爲求全之責。且劉氏於各篇中，詳標界說，博采羣書。對於當時委靡不振之文風，隨處痛下鍼砭。故其形式，雖未離於當代，而其精神，則已默契於近世所通行之科學方法矣。

(二)屬於詞藻論者。詞藻分內蘊與外形之兩種，每種又各有消極積極之分。消極之內蘊，爲思想明晰，而其所包涵者，則爲命題完備，與敘次順正。劉書中之神思，章句二篇所論列者，正此意義也。積極之內蘊，爲思想之發展，而其所包括者，則(1)思想之增加，卽劉書中比興、事類、夸飾三篇所言之內容也。(2)思想之變化，卽劉書中通變一篇之所言也。(3)思想之排列，則劉書中附會、總術兩篇適與相合也。(4)思想之表出，則劉書中取勢、養氣兩篇，頗相類似也。消極之外形，爲言詞之妥當。有除去疵累，出言正確之意義。劉書中指瑕、鎔裁、隱秀三篇，蓋均本此範圍以立論也。積極之外形，爲言語之表情。而內容所包，又有二種：(1)情趣之饒裕，則劉書中體情、風骨、情采三篇，言之詳矣。(2)音調之調協，則劉書中練字、麗詞、聲律三篇，均已細爲論列矣。

今世歐美日本之言修辭學者，其修辭現象之過程，雖形式有繁簡，習慣有異同，而綜其大體，要與上述諸端，無大出入。然而劉氏則已於千數百年前，著爲成書，遇我後昆。其思想之精密，學識之超越，爲何如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印刷

實用修辭學（全一冊）

定價大洋七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郭步陶

發行者 沈知方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負責校對者何衡孫

對

大學用書

世界書局新出版

中國修辭學	楊樹達著 <small>清華大學教授</small>	一冊	一元一角
修辭學	薛祥綏著	一冊	八角五分
中國聲韻學	<small>上海持志學院教授</small> 姜亮夫著	一冊	二元
言語學	王古魯著	一冊	一元五角
說文綜合的研究	顧藎丞著	一冊	三元





